



爱症晚期

Love is merely insanity

KP: 茵茵

PL: 小蟹

- 对模组进行了大量魔改，包括但不限于：
对主线情节和调查的增加和改动，对模组真相和黑幕设计的部分修改，对 NPC 性格、NPC 间关系、PC 与 NPC 间关系的增加和改动。
- 请不要将 KP 的原创描写用于带团或其他。
- 从下一页开始剧透。

[OP: Young and Beautiful](#)

爱症晚期

PC 信息：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一般通过磐蟹）：

姓名：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Stewart·Healthy·Young)	职业模板：2 会计师	年龄：28 岁			
力量 60	敏捷 75	意志 60			
体质 60	外貌 80	教育 90			
体型 65	智力 90	幸运 55			
HP：12	SAN：60	MP：12			
个人外貌描述：	黑发蓝瞳，后发略长到脖颈，着装利落。				
思想与信念	在有限的的时间里追寻无限的意义。				
意义非凡之地	新建的杨氏会计师事务所				
宝贵之物	Patrol Incident Gear 战术手套				
特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克苏鲁：你内心深处有着另一个疯狂而诡异的阴影般的自己，当你因为克苏鲁神话相关事物进行 sc 时你可以选择进行一个困难灵感检定，成功的场合你损失的 SAN 减半，失败时另一个你将代替你的意志，立即获得一种临时疯狂，持续 1D10 轮。 				
随身物品	PIG 手套、肩挂枪套+手枪、小刀、手机、现金、手电筒、打火机、计算器（？）香烟、古龙水				
武器	9mm 格洛克 17，1d10 小型刀具(弹簧折叠刀等) 1d4+db (1d4)				
主要技能	侦查 60	聆听 60	图书馆 60	心理学 60	闪避 60
	信用评级 30	斗殴 80	手枪 75	说服 70	妙手 60
	潜行 60	汽车驾驶 37	会计 50		
<p>或许祖上曾经有过华裔血统，然而时间过于久远已经和寻常美国人无异，大学就读于普林斯顿会计学专业，学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后因兴趣加入 FBI，成为了昔日的联邦探员，隶属于 FIB-HRT，在工作中屡次和上司发生冲突选择退役，转而捡起自己大学的会计专业，开设了杨氏会计师事务所。</p> <p>个性不修边幅，爱好广泛，好奇心强，自 FBI 离开之后有些浪荡，虽然在大学就以更换对象频繁著称，如今更是常常出没声色场所，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实则不上心，可以说是为了糊弄家里而开设。并不醉心工作，每一天都很享受生活，是一个很热爱生命的人，会为了欣赏偶然的湛蓝天空而驻足片刻。</p> <p>由于在 HRT 工作时接触过的一些事件和压力状况，存在自己并不知道的精神问题，不知为何在心理医生那里检测无果，就这样携带着生活着。另一个“我”性情偏执变态，漠视生命和情感，所幸的是，他并不聪明。</p>					
<p>斯图尔特此前有共 8 位前男/女友，模组内出场如下：</p> <p>莎拉：音乐老师，女</p> <p>路易斯：警察，男</p> <p>梅：会计，女，曾有一夜情的交往，随后各自默认无事发生</p> <p>艾丽西亚：FBI 前同事，此前交往过较长时间，在过往的一次执行任务中，在斯图尔特的指挥下，为换取更高效的成功（以及保住艾丽西亚），牺牲了艾丽西亚一名极其重要的队友，自此二人分手。</p>					

<KP> 天空高而广阔，云朵淹没太阳，把日光滤得金黄透亮，洒在身上只剩暖意，让人惬意的和煦微风拂过脸颊……这是你最爱的天气。

——晴天霹雳。你眼中的蓝天骤然开裂，无边的黑夜吞噬了天光，而一只眼睛正自那遥远而残暴的宇宙间看向你，不带任何善意或恶意，纯然而冰冷。

你在医院的病床上醒了过来，感觉头痛欲裂。是脑肿瘤让你做了怪梦吗？

<KP> 你几乎已经在这里住够一年，然而治疗没什么效果，病情不容乐观……亚伦医生承诺尽力治疗你，打算把你的手术安排在七天后。但他也同样说明，手术的成功率可能只有 5%，如今，未签字的同意书还摆在你床头。

<KP> 虽然你的身体状况还算可以，但一切迹象都表明——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用了一年的时间向这个吞金兽里永无休止地投掷精力和金钱，到现在比买了华尔街最差的投资产品回报率还低——醒来之后看了一眼同意书，只想用笔扎进脑子里缓解一下疼痛。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而还是不要这么做了，血腥的场面或许会给来收拾的小护士留下心理阴影，这么自顾自想着，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KP> 条款里全是医院的免责声明。看来即使你死在这里，他们也会从你账户里扣走推你去太平间的钱。

<KP> 时间是上午八点，很好，你还没有错过早餐。不过，你发现自己的手机提示道：您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拿起手机披上外衣，一边往医院的餐厅走一边 check 一下邮箱。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知道今天的早餐会不会提供苹果。

<KP> 简直就像垃圾邮件——“好心的人，请帮帮我，我是一名独居老人，年老力衰，重病不起……”

但一行字攫住了你的眼睛。

“我知晓一个能够完全根治任何疾病的神秘法术仪式。”

<KP> “若您为我准备仪式，拯救了我的性命，我将给您丰厚的回报……”

<KP> 这邮件不知道是不是群发的，落款为普拉西多·萨默赛特；能看到发件人的邮箱地址，不过没有电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边走边用戏谑的语气念：“好心的人，请帮帮我，我是一条独居单身狗，身强力壮，重病不起……”念到后面停顿了片刻，开始反复思考这件事能不能是真的……要是让人知道前 HRT 特警为邪教骗子奔走那也太诡异了。

<KP> 不知道，万一呢？前 HRT 特警死于手术听起来好像也不怎么光鲜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但是，但是……反正还有一周就要死了，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应该没人在监控我的邮箱，只是问问的话没什么问题。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敲手机，我用 26 键，“萨默塞特先生，请问该如何联系您？——一名有心帮助的普通人。”

<KP> “用邮箱联系吧，我的嗓子听起来像拉风箱。”老人还挺幽默，“很抱歉我无法在进一步与你建立合作关系前暴露更多的信息，我必须为我的安全着想。”

<KP> “我会告诉你准备仪式所需的材料，以及应该如何操作——一步一步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真是够谨慎的。“只要您方便就行——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

<KP> “这个仪式需要被治愈对象同族的血……对人来说则是人血。如果你开始怀疑是否值得，就去诺伊斯大街 7 号看看吧，问那个小女孩，她的狗是怎么活蹦乱跳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治疗狗和治疗人能一样吗，我发自内心地感到些许困惑。“那么，我会在拜访之后再给您进一步的答复。”

<KP> “狗只需要几毫升，人却需要一千毫升，还有更加繁琐的仪式。期待你的发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难道我要去突袭献血中心）

<KP>（不限定方法）

<KP>（想到什么就去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有再回他，我吃完早饭之后带好随身物品去诺伊斯大街 7 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按 F 制服，按 F 击杀，按 R 非致命性击晕）

<KP> 抽取 100-200ml 以下的血液对一名健康的成年人几乎不会造成不良影响，但 1000ml 就显然太恐怖了。如果一次抽出，虽然不至于致死，但也会让身体变得很弱。

<KP>（按 F 放进箱子）

<KP> 今天有苹果块。或许是一个“医生远离我”的积极信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吃了苹果进行一个心灵的自我欺骗。

<KP> 来到这家附近时，你正好看到一家三口从车上下来；父亲停好车，母亲拉开车门，把八九岁大的女儿从车上接下来。小女孩沉默不语，紧紧抓着狗绳的一头，被牵着的那只德牧则欢快地跟着她。

<KP> 过个灵感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灵感”检定结果为：D100=6/90 气运出现了转折……？好吧，恭喜你被命运垂怜了一次。（极难成功）

<KP> 你忽然想起来，自己见过这小女孩——这不是你某个前任开的辅导班上的学生吗，叫米莉的那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谢谢前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以前和她交谈过吗？还是只是见过

<KP> 你当时心情好像还不错，和她谈过几句。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恩，挑战小朋友记忆力的时候到了，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并向她的父母礼貌点头，笑眯眯地：“嗨，米莉，还记得我吗？”

<Esther> 茵茵进行了投掷，星盘上的结果是 D100=72

<KP> 你发现母亲手上拎着一个宽袋子，里面露出画纸的边角。米莉迟疑了一会儿，不确定地问道：“杨叔叔？”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叔叔，内心受到了伤害）

<KP> 看来她还记得你！是因为你是个帅哥吗？

<KP>（记得就不错了 jpg）

<KP> 过侦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生病而不修边幅变得苍老许多，但还是带着对小朋友专属灿烂笑容：“对！好久不见——”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检定结果为：D100=76/60 ……恳求一下在下的话，下次就让你成功怎么样。（失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前女友叫啥，我自己起吗）

<KP>（自己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刚上了画画班回来吗？”不经意地瞥过那个袋子，继续说，“上次听莎拉说，你的狗狗生病了？”

<KP> “呃，好久不见。”米莉有点强颜欢笑的意思；而你感觉她父母也没多开心。

<KP> “是心理治疗。”她父亲压低声音对你说，“这孩子很累了，让她歇歇吧。”

<KP> “波比它……好了，它已经好了。”米莉摇摇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哦……”有些惊讶地看了她的父亲一眼，“那么能让米莉先进去休息吗？我或许有些事情想问您。”

<KP> “好吧。”他拍了拍女儿的肩膀，米莉如释重负地牵着狗进去了，母亲则在看了你们

一眼后点了点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目送米莉进去之后，看向她的父亲：“多谢您的配合，我想知道……她的心理情况很严重吗？”

<KP> “她开始做噩梦和怕人，有三个月了。”他仔细打量着你，像是打算从你脸上盯出什么来，“您有什么头绪吗，先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听说此前那条名叫波比的小狗几乎算是生命垂危药石罔效……但是又奇迹般地好起来了？”坦然地看着他，“米莉曾经接触过什么类似于吉普赛人或者其他热衷民间偏方的神秘人物吗？”

<KP> “嗯。”他看上去松弛了一些，“医生说那条狗没救了，但米莉半夜带着它溜了出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她和狗睡在院子里；那恐怕是条别的狗，只是和波比长得很像。但她那之后的话少了很多，也不说自己去了哪，我们就带她去看了医生——结果没什么效果，就是让她画些树啊房子啊的。”

<KP> 他好像很想骂一句浪费钱，但鉴于不知道你的身份，审慎地把话吞回了肚子里。

<KP> “我们不会让那种人接近我们的女儿的。”说“那种人”的时候，他看着像是受了侮辱。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也就是说，现在米莉身边的那条小狗不再是她原来的那一条了？”若有所思，“您的邻居们或者米莉的同学朋友有人养狗吗？”

<KP> “是啊，哪有病的要死的狗一夜之间好起来的？”他对此深信不疑，“邻居们有养狗养猫的，不过，我们家这只倒是唯一一条德牧……她在哪儿碰见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别的狗狗没有什么异常？”那个病重不起的老人家神秘实验似乎要被验证了。

<KP> “没注意……应该没吧。”他回想了一下，“这附近的流浪狗也没有德牧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米莉有说过她的噩梦都有什么内容吗？”

<KP> “没有，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医生说。医生还说这是她的隐私，就算是父母也不能透露，这……”父亲像是想骂句脏话，但半道停了下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样啊……能麻烦您告诉我那位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吗？”

<KP> “可以。”他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问，但还是给你写了医生的电话、诊所地址和全名——卡尔·加勒特·马丁内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多谢，希望米莉尽快好起来，那么我就不继续打扰了。”我对他点了点头。

<KP> 他向你告别后关了门。房间里隐约传出汪汪的狗叫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拿出手机给老头儿回邮件：“这好像是真的——这个方法是你教给她的？”

<KP> “是同一种方法。”他回复，“在人身上也会起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而这个小姑娘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可不怎么样，不会我帮你准备完仪式就疯了吧？”

<KP> “不会，她太脆弱才会如此；退一万步说，这个仪式是她执行的。我会执行我的仪式……这样，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先不回，用谷歌推特 Facebook 以及各种流行社交平台和搜索引擎搜一下普拉西多·萨默塞特这个名字，以及这个邮箱。

<KP> 你没查到什么指向特定人的线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的意思是我要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准备一千毫升的人类血液——虽然现在犯罪率居高不下，但我们的警察好歹也是持枪的。”

<KP> “我保证报酬将会超乎你的预料。这可是能拯救生命的神奇力量……在我过去八十余

年的人生里，我从未想过我某天将会就此事向陌生人发出请求。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壮年乃至垂垂老矣的时代，我一度认为我已经克服了对于死亡的恐惧。我一直独自生活，没有爱人，没有子女，我想我是无所畏惧的。而现在，我发现我错了——病痛的折磨没能打倒我，但我开始恐惧闭眼，开始恐惧心脏的狂跳。你感受过死亡的恐惧吗，你明白我的感觉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就正好撞进了我的邮箱里。“不明白的人恐怕不会回复这封邮件。”就像千万个虚假募捐一样，“那么，除了准备血液，有什么前置步骤吗？”

〈KP〉“我订购的东西会在几天内送到，那时我需要你替我去取它；此外，还要准备一个满足需要的地方。”

〈KP〉“要在那里使用血液绘制法阵，所以我想你现在还不需要去找。”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原来如此，那么这几天我只需要收集就可以了？”

〈KP〉“我已经有一处备选的仪式地点，如果你想去事先勘探一番，当然更好。只是……没有血液，一切都是无用功。”

〈KP〉“由于仪式需要在午夜举行，且不能被月光照射到，因此最好是选在室内，还能避人耳目。”

〈KP〉（突然想起一事 我把黑幕智商调高了所以难度可能也高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那就当饭后散步了，地址呢？”

〈KP〉他给了你一个废弃的地下停车场的地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先顺着米莉的父亲给的地址去找那个心理医生，顺便打开手机搜一下有没有关于不治之症被天使治愈之类的奇迹降临神秘事件。

〈KP〉过图书馆

〈Esther〉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图书馆”检定结果为：D100=52/60 在下曾经担任侦探的经验表明……推理不仅需要聪明的大脑，还需要适当的成功带来的自信。（成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有没有车，我可以不可以开车过去）

〈KP〉（你可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那我开着我的小车哼着歌过去。

〈KP〉你没查到什么相关信息，倒是扫过一条新闻，说是有人袭击流浪汉，却被反过来杀死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能有在警局工作的前同事吗）

〈KP〉（你可以有）

〈KP〉（也可以是前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太好了，那这个前任叫路易斯）

〈KP〉（分了还是朋友是吧）

〈KP〉（你们谁是1）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是的，和平分手典范）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觉得我是）

〈KP〉（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这种事儿只能说是自作自受，顺便打开手机，翻到了路易斯的电话，一边拨通一边希望他没把我拉入黑名单。

〈KP〉“喂？”你和平分手的前任接了电话，语气有些幽怨，你猜测可能是因为最近过得不怎么性福，或者被迫在外面做1。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最近过得还顺心吗？”用一种调笑般的语气说着，忽然觉得今晚约出来吃个饭也没什么不可以。

〈KP〉“还算可以吧，我想。”虽然这么说着，他却一副准备好吐苦水的语气，只不过现在

你们已经不是那种关系了，“手头有一堆案子。”

<KP> “你在外面也注意安全，最近这几个月，有不止一起袭击或者绑架流浪汉的案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警局不就是这样，永远处理不完的案子，不过，我打扰到你工作了么？”听他说起这个，绕回正题，“我正是想问问这事儿，之前在新闻上看到了……这些流浪汉的情况怎么样？能具体说说么？”

<KP> “警局那一套，保密协议，你知道的。”他口气松了些，“不过嘛，倒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某些人是退役警察，又出于某些原因配合调查，诸如此类。”

<KP> “当然，电话里说这个可不好，现在我还在上班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或者只是朋友之间叙叙旧，聊聊现在的治安状况以及新人一代不如一代之类的。”笑了笑，“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如晚上出来吃个饭？或者去酒吧坐坐……你今晚没有夜班吧？”

<KP> “没有；但鉴于明天还要上班，你最好只请我喝一杯。”他打趣道，“老地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订位。挂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我继续开车去找心理医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现在几点了？

<KP> 现在快到午饭时间了，不过你翘了午饭不吃直接这么过去也没问题。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行，那得吃啊！就剩一周可活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吃点好的，找个高级餐厅点一人食套餐。

<KP> 那你挥霍了一下，胃里满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KP> 照这个势头继续下去，到七天后你的钱应该……也花不完。光靠吃的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关系，我还可以信用卡）

<KP> （《美国是怎么衰落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吃完感觉很舒适，往心理医生处去了。

<KP> 来到诊所，你迎来的是前台小姐礼貌的询问：“请问您有预约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抱歉没有，”对着前台的小姑娘笑了笑，摘下墨镜，“我来问卡尔医生一点事情，有关之前在他这里看诊的米莉的，他现在有空吗？”

<KP> 过交涉技能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说服”检定结果为：D100=66/70 不错，一步好棋。（成功）

<KP> （虽然感觉你摘墨镜可能属于一个APP（不）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确实（确实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也可以过一个app（？

<KP> （反正已经过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再过一个有没有双倍加成

<KP> （没有）

<KP> “啊，他在。”她轻易地相信了你，“不过他很忙，不知道有没有空接待您……马丁内兹先生总是这样，家都不回。”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相信像他这样受人尊敬的医生总是很忙的，所以也确实是有要事才来打扰，能帮我问一下吗？”

<KP> “好的，您稍等。”她说打了电话，“您好，马丁内兹先生……有位先生想和您谈谈患者米莉的事，没有预约，对……好的，明白了。”

<KP> “请您留下姓名和电话。”她推给你一个小本子，“马丁内兹先生愿意接待您，在五分钟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写了一个漂亮的斯图尔特·杨，并留下了电话。随后把小本子

和笔都推还给她：“说起来，米莉这三个月经常来这里吗？”

<KP> “我查查……她是一个月前才来的。”她翻了翻记录本，“和她父母一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来的频率大概是怎样的？”

<KP> “每星期一次，每次两小时。”

<KP> 她一边回答，一边有些狐疑地看着你，好像在想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善解人意地：“……我算是她的老师的男朋友。”当10%的谎言和90%的真相混在一起的时候，谎言也就无关痛痒了，“莎拉很担心这件事，因为这孩子上课的状态也一直不太好。”

<KP> “哦……”她有些窘迫地眨眨眼，“对不起，我是说，您看起来不像她的亲属……也不对，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您还有什么要问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摇了摇头表示无所谓：“对你们来说，谨慎反而是一种好的职业素养。”笑着半向前靠在前台上，“我倒是没什么想问的了，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

<KP> “有……有什么？”她看起来被问住了，“啊对……其实我只是来这边打两天工，不能算是本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其实本来准备好下一句说“是问关于米莉的”好逗逗她，结果反而不忍心了，顺着问道：“那你的本职是什么？学生？”

<KP> “学生……我是历史系的。”她抓抓头，“现在在准备论文。”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清纯女大学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历史系的毕业论文吗？那可有的写了……一边写论文还能一边兼职，你的时间安排得很好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过，之前还以为历史系的学生都是书呆子呢。”

<KP> “也不能算兼职……这里比较清静，容易躲人。”她嘀咕了一句，“啊，五分钟到了，您不上去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就走，多谢提醒。”顺着楼梯上去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感觉被迫社交的可怜 i 人（女大学生）

<KP> 你发现楼上的两间房似乎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咨询室使用，从玻璃门看进去，办公室似乎没有人，而咨询室被厚重的门挡住，很能保护来访者的隐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敲敲咨询室的门。

<KP> 过个聆听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检定结果为：D100=10/60 不错，大概真相就快要被触及了吧。（极难成功）

<KP> 你清晰地听到了屋内的声音，好像有两个人在交谈。“海伦，他来了。”“不要担心，照常就好。你还记得应该怎么做。”“是的，我会找到的。”

<KP> 令人不安的是，那两支声音出自同一人之口，音色都没有任何变化。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个心理医生有心理问题）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此处有古怪，我在外面等待他应门。

<KP> 你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打开了门。他头发自然地梳成三七分，垂落在眼镜四周，整个人却带着种在追寻什么般的气质，而非那种常见的学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帅吗）

<KP> “您好。我是卡尔，听说您想谈谈米莉——请坐吧，说您想说的就好。”

<KP> （还行 65 不如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不行，要70以上的（拽）

<KP> （那敢不敢中门对骰 r3d6）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您好，打扰了，我是斯图尔特·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在他后面走进去，坐在通常患者坐的位置，略略舒适地双腿搭在一起：“是的，我想问一问关于米莉的精神状况，她的父母知道得并不多，但或许她更愿意和您袒露心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谁怕谁啊！）

<KP> 他倒了两杯白水过来，用纸杯装着，一起放在桌上，似乎任你从中挑选。

<KP> “既然您和她父母谈过，就应该知道，我不愿意透露患者的隐私——哪怕她是个儿童，也不行。”

<KP> “我可以说的是，她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以至于留下了心理阴影。我不认为这是不可逆的损伤，并会尽力帮助她走出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您先请吧，我暂时不太渴……刚吃完午饭过来，喝了点气泡水。”目光扫过那两杯水，略略停顿之后看回他，“我记得虽然心理医生有为病人保守秘密的准则，但假如患者的心理问题可能导致她自我伤害或者受到伤害，则在必要时可以告知部分人。”

<KP> “显然，我认为告知其他人更容易伤害她。”他不慌不忙地说，“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与她的父母谈谈，由他们决定是否告知您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不认为她的父母会愿意了解，毕竟我和他的父亲商谈过，他似乎觉得带米莉来到您这里……是一种浪费金钱的行为。据我所知，米莉的情况和她身边的那条叫波比的小狗有关，她的噩梦应当与此脱不开关系，而这其中可能涉及一些邪教仪式。”

<KP> “邪教仪式？”他的目光扫向你，像是终于来了兴趣，甚至有些灼灼逼人，“您从哪里听说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心理学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检定结果为: D100=71/60 ……呵呵呵。（失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呵呵呵……）

<KP> 你感觉不出来他在想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或许您可以先跟我说一下，米莉都曾经和您说过什么？”

<KP> “好，我们就开诚布公地谈谈。”他将双臂打开，一个展示自己毫无隐瞒的姿势，“她虽然愿意信任我，却不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只能拼凑一二。”

<KP> “她说，那条狗快死了，但是活了。她对此很抱歉，但又很喜悦；她受到罪恶感的折磨。”

<KP>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观察着你的表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些我都了解过了。”仍然坐在原地，点评道，“有什么更有价值的吗？比如说她有没有说为什么受到罪恶感的折磨？”

<KP> “奇怪的就是这里。她不敢说，或者，有谁不让她说？”他摊开手，继续盯着你，“她似乎确信说出来会发生什么后果。而这种恐惧仍然束缚着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可以过一个心理学看他是不是在说谎吗

<KP> 过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检定结果为: D100=61/60 ……呵呵呵。（失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啊啊啊）

<KP> 你看不出这人到底什么心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嗯。”蹦出一个单音节，之后也回看他，“那和我猜想得差不多。”

<KP> “那么就讲讲您的猜想吧。”他忽然倾身上来，一手撑在沙发背上靠近了你，“您是否接触过什么古怪的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古怪的人么？”眼前就是一个表情仍然没什么变化，“也就是

爱症晚期

说,或许米莉接触了什么不该接触的,导致她寻求某种方法拯救了她的小狗之后付出了代价,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

<KP> “我想,一切事物都有代价。只不过要看我们付不付得起,要愿不愿意去付。但是,当然,把这种不可接触的知识传播给小孩子的人是不可饶恕的。”

<KP> 他一字一句地说,好像要在你的脸上盯出一个洞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不能心理学……………)

<KP> (可以)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检定结果为: D100=11/60 气运出现了转折……? 好吧,恭喜你被命运垂怜了一次。(极难成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终于)

<KP> 你感觉他说这话时咬牙切齿,似乎不止在说米莉的事。但至少他对米莉的关心是很真诚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因吹丝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您说得对。”似乎放松了一些,漫不经心地,“不过,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了——为了查出这些罪不可恕之人,如果您还知道些什么,可以再和我联系。”

<KP> “您也一样。”他向你点点头,“您有我的电话。……总之,很高兴认识您。回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回见。”戴上墨镜,走向门口的时候背对着他摆了摆手,下楼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距离晚餐还有时间吗?

<KP> 你出门的时候,前台打临时工的小姐朝你挥了挥手。

<KP> 出去的时候过侦查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检定结果为: D100=22/60 很好。落花无情,但散点有情啊~ (困难成功)

<KP> 离晚餐还有一两个小时。

<KP> 你发现有个人影在远处鬼鬼祟祟地朝屋里偷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想试试远远地绕开,能不能看见他是谁?

<KP> 你从远处看了看,那似乎是一个穿着破旧的男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站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看看他有没有动静,假如他走的话我就悄悄跟上去。

<KP> 你并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注意到你。

<KP> 在四处打量了一圈后,你发现他从门口走进了接待室。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过聆听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检定结果为: D100=76/60 世界上突发情况的如万花筒一样诸行无常……遭遇什么都不会奇怪的。好好判断局势吧。(失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往门口的地方靠一靠,等一会儿看他什么时候出来,在阴凉的地方等。

<KP> 你听到接待室里传来了男人富有感情的洪亮嗓音,以及女性骤然爆发的大叫,但没听清他们在吵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青春女大学生的追求者)

<KP> 女性的音色正是你刚刚听过的前台小姐的声音;她似乎很困扰。

<KP> “我们已经分手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不要进去英雄救美(不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走进去敲了敲门,走向那个前台小姐:“对了,忘了问——可

以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吗？或许之后我们有空可以聊聊。”

<KP> “丽兹，你……” 那名男子看看你，又看看前台小姐，不可置信地甩着他的长发说，“别这样，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我想和你和好，我已经把债都还上了。”

<KP> 你发现这名男性的长相还有几分古典的英俊意味，打扮虽然有些陈旧却像是精心打扮过的，一副落魄艺术家的样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位艺术家：“您是？”

<KP> “鄙人是她的男朋友，陶德·帕拉尼克。” 他挺了挺胸，轻咳一声，用念诗般的调子说，“她一时闹脾气而已，您不必太担心……我们对彼此的感情是坚定不移的。”

<KP> 丽兹一直在用求救和羞愧的目光望着你，现在终于听不下去呸了一声，说：“别再纠缠我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帕拉尼克先生，您的……眼光值得称赞，只是我刚才似乎听丽兹小姐说，你们已经分手了。” 笑了笑，“希望您的绅士品德也能配得上您的眼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回头看向丽兹，把手机递给她，“能把你的手机号存上吗？亲爱的。”

<KP> “亲爱的，你这么怀疑我，真是伤我的心……要知道，我已经用了三个月证明我的心意。” 他说完看向你，话里已经带着耐不住的火气，“这位先生，您又是谁？”

<KP> “乐意之至。” 丽兹对你笑笑，脸红（被气的）地接过了手机。陶德紧紧攥起了拳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恩……基努里维斯？”

<KP> “……？” 他稍微蒙了一下，看来是被你的回答震住了，随后才恼羞成怒道：“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既然如此，也可以是丽兹小姐的现任男朋友，这是您满意的答案吗？” 玩笑开尽兴之后才说，“斯图尔特·杨。”

<KP> “……幸会。” 他大概是掂量了一下自己打不打得过你，忍气吞声地说，“也请您劝丽兹想清楚吧，我不可能一直等下去。拿乔拿过了就不好了……”

<KP> “真的吗？” 丽兹把手机交还给你，跺了跺脚，“那就请你现在也不要等了！害的我连家都住不了，躲到这里来，你以为是谁的责任？”

<KP> 她朝你投来一个带着谢意眼神，又叉着腰对陶德吼道：“把我家的钥匙还给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拿回手机，先一步占据堵门口的有利地势：“别打扰人家工作，把钥匙换回去，之后再说的。”

<KP> “我、我没带在身上！” 他仓皇地说着，下意识地向着门口迈了两步，发现你站在那里僵住了，“你相信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跟你回家去取？”

<KP> “这、这……我找找……” 他语塞，故作姿态地在身上摸了一阵，翻出一把带着草编绳结的钥匙，不舍地握在手里，“我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编的钥匙链还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之前还欠了债？是因为赌博吗？” 下意识地想摸根烟点上，碍于女士还在现场，只把烟捻在手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一把拿过钥匙扔给丽兹。

<KP> “他吸大麻。” 丽兹在半空中接住钥匙，冷冰冰地说，“还想让我供他花天酒地。”

<KP> 陶德骤然被揭穿，带着恨意看向你们，再没之前那艺术家般的从容样子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从哪儿买来的？街头？还是有固定的供货点。” 问起这些问题时，仿佛回到了还在 HRT 供职的日子。

<KP> “呃，认识的人……” 他说到这里，神色一变，刻意昂首挺胸，“我和当地黑帮的关系不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知道当地比较著名的黑帮吗

<KP> 丽兹皱了皱眉，不知可否地哦了一声。

<KP> 你知道这地方的确有不少大小帮派，多半都沾了毒品；盘踞在这一片的是托雷斯帮。

<KP> 可以过教育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教育”检定结果为：D100=38/90 很好。落花无情，但骰点有情啊~（困难成功）

<KP> 你知道这是个西班牙名，不过成员不一定是西班牙人，毕竟合众国的人种相当混杂；不过他们内部还算戒律森严，虽然贩毒、斗殴、争地盘，但一般不会影响到那些与自己毫无瓜葛的普通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知道托雷斯帮老大是谁吗？

<KP> 你知道前任老大是谁，不过自你离职后，就没法获知这些信息的变化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想到离职了还能给同事创收，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你知道我和谁关系不错吗？”

<KP> “……谁？”他也意识到这次好像惹了硬茬子，有点目光飘忽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认识谁？托雷斯帮的现任老大？还是只是随便哪个小小喽啰，供给 FBI 也不心疼的那种？”

<KP> “……你不会想认识他的。”他看来在硬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群狗最近好像换了主人了吧，要不然我还是认识的。”伸手怜悯地替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然后在他肩上的衣服上把手擦干净。

<KP> “是吗？那你认识费尔南多吗？”他咬着牙，为了找回场子似的吐出这个名字，但看来说出来的下一秒就有些后悔。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现在认识了。”笑起来，“回家吧，别再骚扰丽兹女士，不然我就把你送进去吃牢饭。”

<KP> 他看起来很想撂一句“你等着”之类的狠话，但最后只是灰溜溜走了。

<KP> “哎，太谢谢了……”丽兹长出一口气，看向你，疲惫地笑了起来，“我就是在躲这家伙……结果还是靠您解决的问题。”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事，力所能及罢了，正好我还有点问题想问你——现在方便吗？”

<KP> “嗯，请吧……之后没有预约了。”她揉了揉自己的脸，“我打算请假，回家整理一下东西……不知道那家伙有没有在我家里乱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马丁内兹先生，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放低了声音。

<KP> “最近……？”她想了想，“我不清楚，但他自从妻子去世，心情就一直不好……我恐怕他还没走出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准备请几天的假？”

<KP> “说实话，我想再换个地方。”她有些担忧地抱紧了手臂，“我怕他还会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样……假如他想找到你，或许你搬到哪里去都无济于事。”

<KP> “你说得对……我想我可能该报警。”她摇摇头，“您能送我回家吗……？我点一点东西，就去警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一眼时间还来不及。

<KP> 刚刚的冲突花了半小时，不过她家离这里也不远——考虑到警局有些绝望的下班时间，开车去的话应该来得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走吧。”走出去上了我的车点火，浅浅鸣个笛。

<KP> “哦不——”没过多久，尖利的叫声几乎掀翻房顶，“我的研究资料不见了！天啊，教授会杀了我的，他的手稿没有留底！”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怜的。”我站在门口，“需要帮忙吗？”

<KP> “天哪，教团的研究笔记……仪式的画……图书馆借出来的文献……”她惊慌地喊着，“没有，没有，全都没有了！那家伙要这些干什么啊，该不会是不想让我毕业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你是密大历史系的吧）

<KP>（对（对）

<KP> 丽兹满脸灰败地看着你，笑得像哭：“那些警察不会知道这些手稿的价值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知道那位……陶德先生住在哪里吗？”

<KP> “我知道，但那家伙平时都会在外面鬼混……”她拍了拍自己的脸。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恩，或许我们可以先去他家看看，虽然……”看一眼有没有到约了路易斯的时间。

<KP> 如果路易斯不加班，你再跑这么一趟就得放他鸽子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露出歉意的表情，“今晚恐怕不行，你把地址给我，我明天帮你去看看，好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对了，你的那些笔记资料，都是关于什么的？”

<KP> “我已经很麻烦您了。”她点点头，把手按在胸口平复了一下心情，“是这样的……我和我的导师正在根据流传至今的资料，推断一个在本地约两百年前出现、但目前早已消亡宗教的发展史。”

<KP> “丢掉的部分里，记载了一种来自于数百年前的无名教团、据说能用来治愈任何疾病的法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沉默了片刻，垂眼：“……这个法术，你还记得吗？”虽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想要问问。

<KP> “我还没有解读完成，不清楚具体的施行步骤……”她摇摇头，“但是除了要用血画法阵外，还需要吸食某种药草，听着不太靠谱，不会真有人试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不会真有人试吧）

<KP>（有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知道了，把他的地址手机发我吧。”站直了身体，又摸出一根烟，“晚上锁好门窗保护好自己，遇到危险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KP> “资料里面有这种药草的培育方法，也有仪式的图纸……”她停了下来，“都不见了。要是那家伙偷了我的东西卖去黑市，我非杀了他不可！”

<KP> 她愤愤地发给你前男友的地址（天知道他还住不住那里），感谢过你后和你告别。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点上烟回去开车，去和路易斯见面的餐馆。

<KP> 你开车到了餐馆，路易斯已经坐在桌边，有些不耐地用指头敲着台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随手把烟头扔外面踩灭，才走进去，忙赔笑脸：“抱歉抱歉，来晚了——等很久了吗？”

<KP> “还好啊。大忙人终于来了？”他露出一个有点讽刺的笑容，“我薯条都吃完一碟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给你再点一盘薯条赔礼？”坐在他对面翻着菜单，“开玩笑的。想吃什么尽管点，作为对你辛苦工作一天的小小私人酬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菜单摊开推到他那边，“之前说的流浪汉绑架案件，现在可以八卦一下？”

<KP> “哦，你真贴心。”他这话不知道带了多少阴阳怪气的成分，“想知道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大概就是时间、地点以及被绑架人的特征？”笑容可掬

<KP> “你查案子呢？”他用勺子搅着芝士焗饭，“好吧，那我就简单地讲两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算是吧，为了生命奔波。”眨眼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To save lives）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HRT 的口号（？）

<KP> “那个案子是死了人才被查出来的，流浪汉没报警。”他的声音凝重起来，“他交代说，有人打晕了自己绑走，因为剧痛醒来，惊恐之下抢了对方的刀，捅了几下就跑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件事可能有点说来话长。”先把菜点上，“恩，还挺离奇的。”

<KP> “有多离奇？闹鬼？”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能差不太多。”我注意一下餐厅里有没有人盯着这边。

<KP> 餐厅里的人好像都在努力吃饭。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能涉及到邪教什么的，我目前的猜测是有人要为了一些仪式绑架流浪汉采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对了，你们最近有托雷斯帮的消息吗？”

<KP> “的确，他手臂上有新鲜针眼，不过没有毒品残留。”路易斯点头，“托雷斯帮还真有点动静，听说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擅自卖毒品，他们在查谁这么不懂规矩。”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原来想给你们送点业绩来着——他们现在的头儿是费尔南多？”

<KP> “对，那家伙不好对付。怎么说呢，他不好斗，只是把人当工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脑力型的？”满不在乎地从他的盘子里叉东西吃，“他有什么重要的人有生命危险吗？重症在身什么的。”

<KP> “没听说，他也不是居家那一款。”他像是在讲笑话，“不过帮派里什么人任何时候都有生命危险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啊，也不知道这位能在这把交椅上坐多长时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被流浪汉杀死的人是谁？”

<KP> “山姆·拉莫斯，一个单身父亲。他的小儿子得了重病，因为没钱治疗，已经病死了。”

<KP> “奇怪的是，当晚那孩子也在场。以昏睡的状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个人的住址你们去排查过吗？电子邮箱、手机之类的。”

<KP> “没有……没什么发现。你不会是觉得有黑客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是。只是随口问问，他的住址可以给我吗？”

<KP> “也行。”他给你写了个地址，大概是不想留下信息证据，“已经没人了，你最好没打着破门而入的念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不会要把我抓起来吧。”

<KP> “送上门来的业绩谁不要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户主死了的情况下不算私闯民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放心吧，不会的。”信誓旦旦，“虽然已经不做警察，但我还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就算看在你的面子上。”

<KP> “我好大的面子啊。”他匆匆吃饭，“还有什么要问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伸手捏脸：“不仅大还很有弹性。没了，等之后有再联系你。”

<KP> “你可别像他们似的死在路边。”他扬了扬眉，“这种案子可不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故作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这样吧，我要死的时候一定爬到你家门口去。”

<KP> “那我给你收尸。你想埋什么地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埋在……随便哪颗树下面吧，最好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如果你能把曼哈顿的路灯下面给我挖个小坑，那就再好不过了。”

<KP> “你想得美。”他说着站起身来，把盘子往前一推，“走了——回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挥了挥手，我也结账离开。开车去陶德家。

<KP> 你开车来到这里，这个公寓还是那种老式的、连接着露天楼梯与开放式走廊的5层砖混建筑。铁质的楼梯被设置在狭长建筑两端，陶德家就挤在三楼。

爱症晚期

<KP> 从窗户看进去，是一片漆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听听里面有没动静。

<KP> 过聆听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检定结果为：D100=81/60 世界上突发情况的如万花筒一样诸行无常……遭遇什么都不会奇怪的。好好判断局势吧。（失败）

<KP> 你没听见什么动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伸手敲门。

<Esther> 茵茵进行了投掷，星盘上的结果是 D100=38

<KP> 没有人开门，但门后传出了男性的声音：“哪位？”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您的快递～”捏着嗓子。

<KP> “来了。”你看到屋外堆着几个外卖盒子，看来他也习惯了收快递，不假思索地打开门——然后就在看到你的时候变了脸色。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立刻伸手挤进去拽住他往里一推，走进屋关门。

<KP> 刚一打开房间就能闻到里面扑面而来的烟草味与大麻味，陶德大声咒骂着想把你推出去，而时间已经足够你看清屋内的陈设：几把椅子和一个懒人沙发面对着电视机随意地放着，靠墙放着一张行军床，窗户上蒙了几层厚厚的黑色布帘，用钉子钉死在墙面上，使得整个房间即便是白天也一片漆黑。地上随意地摆着即将溢出的烟灰缸和空了的啤酒瓶，另有三个关着门的房间。

<KP> 过力量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力量”检定结果为：D100=65/60 ……呵呵呵。（失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Esther> 茵茵进行了投掷，星盘上的结果是 D100=86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他没能把你推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尴尬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回手把门反锁了。

<KP> 陶德紧张地看着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在屋里溜达着翻翻看，有没有那些文件：“别紧张，问点问题，顺便帮丽兹小姐拿回一些东西。”

<KP> 客厅里没有。陶德的脸色越来越差：“我要起诉你，你这个抢劫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可以试试，说吧，她的研究笔记之类的东西在哪儿？还是给卖了？”

<KP> “我不知道。”他毫不客气地说，“我没拿过她的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心理学！

<KP> （过）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检定结果为：D100=36/60 在下曾经担任侦探的经验表明……推理不仅需要聪明的大脑，还需要适当的成功带来的自信。（成功）

<KP> 这家伙在撒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枪拿了出来，用食指托着扳机护圈打了个转：“很晚了，我还想回去睡觉，你自己看着办。”

<KP> “what’s the……”他骂了句脏话，“行吧，卖了，已经卖了！别找我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卖给谁了？”

<KP> “费尔南多！”他大叫，“你不是和他们很熟吗，找他们要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费尔南多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爱症晚期

<KP> “为了卖，这可是大生意。”他眼珠滴溜溜转着。

<KP> 过个心理学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检定结果为: D100=67/60 星星开始明灭了，现在可能不是掷骰的好时机吧。（失败）

<KP> 虽然陶德什么都答，但你觉得他话里半真半假……只是你一时没法查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看了丽兹的研究笔记吗？”拉开挡的严严实实的窗帘看一眼外面，“这么怕光？”

<KP> 你发现这窗帘是被钉在窗边的。他神色紧张，但没出手拦你，暗暗往后靠了几步，隐隐挡在一扇门门前。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往他那边走几步。

<KP> 他意识到自己失态，硬生生站在原地没动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枪口点着他的腰：“问你话呢。”

<KP> “我没看懂，就卖了。”他咬牙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让开。”枪口稍稍施力，顶着 he 往旁边挪。

<KP> “……”陶德忍气吞声退向旁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试试开门

<KP> 你发现卧室里没有放床，窗户上蒙的黑色布帘比屋里还要多，屋里有什么东西在隐约地发着光；同时，陶德趁你看向屋内，猛地打向你的手。

<KP> 过斗殴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斗殴”检定结果为: D100=40/80 很好。落花无情，但骰点有情啊~（困难成功）

<Esther> 茵茵进行了投掷，星盘上的结果是 D100=92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菜啊）

<KP> 他没有打中你，转而拉开一扇门向内跑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追上去试试能不能控制住他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怎么没带个手铐）

<KP> 过敏捷

<Esther> 茵茵进行了投掷，星盘上的结果是 D100=14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检定结果为: D100=1/75 很好，这是只有把握核心的人才能取得的胜利。人类要战胜随机，灵智自然是必不可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KP> 你追上陶德之后直接把他压倒在他身下，双手反剪在他身后，只听艺术家嗷嗷痛呼。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绳也没带）

<KP> （你可以在他家搜刮出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用膝盖顶住他后腰，把手脚卸了。

<KP> （损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就是进行一个脱臼的大动作）

<KP> 他本来在地上一边惨叫一边试图翻滚，现在只剩惨叫了。大概是滚不动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乖乖的别动，一会儿给你装回来。”然后我气定神闲地看看 he 跑的这是哪个方向呢。

<KP> 他打开的那间屋开着门，你可以看到敞开的阳台离隔壁屋子不远。

<KP> 这家伙大概是准备跳过去跑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陶德拎回刚才打开的那个房间，放在视线范围里，检查一下那个发光的東西。

<KP> 这时你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屋里的黑暗，发现这个没有任何家具的卧室被当做仓库使用，里面堆放着铲子、种植土等园艺用品。角落里刚刚发光的物体是一个 1.5 升的大矿泉水瓶里装着的透明液体。另有一个青铜制的器皿放在屋子的正中间，里面盛放的似乎只是普通的水，没有发光。

<KP> 一堆绿色的、长度不超过 20 厘米的草种在屋里，可以过博物学/植物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是文盲(自豪))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博物学”检定结果为: D100=97/10 哪怕结合逻辑和星象来进行判断，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了。(大失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你一脚踩进了土里，有一片地完全被踩坏了；陶德哀叫一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啊……真是不好意思。”满怀深切的货真价实的歉意，弯下腰试图把苗苗扶正：“这是你种的？是什么？”

<KP> “……猫草。”他喘着气说(疼的)，又解释道，“燕麦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知识盲区了：“用来干什么的？”

<KP> “给猫吃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还养猫了？”这么有爱心的吗，我感到很怀疑，甚至开始聊天，“什么品种的。”

<KP> 陶德无言地盯着你，像是在说有时间聊天为什么不把他的手安回去：“我没养，卖出去赚点外快。”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是你还钱的方式？”指了指旁边那个发光液体：“那个呢？”

<KP> “那个是给猫草浇水的。加了猫喜欢的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以喝吗？为什么还会发光？”

<KP> 可以克，但是你没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没有，因为我是 fbi 不是 dg

<KP> “呃……人可以喝吧。”他也有点不确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喝口试试？”期待地看着他，“你喝我就给你把一只手装上。”

<KP> “说话算话？”他看看你，“我喝了你要是不装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什么时候骗你？比如装上了如果你要从这里离开，那就立刻枪毙，这也是实话。”

<KP> “我操你妈。”他字正腔圆地说，“拿过来，我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去旁边找点绳子出来先。

<KP> 你找出了绳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给他捆上，然后把瓶子拿过来。

<KP> 喝了水之后，他并没有产生任何肉眼可见的异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很明显地流露出失望的表情，给他左手咔哒一下接上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为什么中间还有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KP> “嗯……中间那个是没加东西的。”

<KP> 他甩了甩手，期待地看着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就是猫喜欢的那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具体是什么，说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假装看不见他期待的眼神

<KP> “……………吗替麦考酚酯。”他沉默了很久，干巴巴地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觉得我是干什么的？”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KP> “……黑警？”他猜测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和煦地笑了：“没太偏，还不是医生或者化学家什么的。”随后狠狠一脚踹他腹部上：“那你觉得我听得懂？说人话。”

〈KP〉“哎哟我操！”他惨叫一声，“就是药名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觉得他脑子也不太灵光：“什么功效。”

〈KP〉“呃，免疫抑制剂！”

〈KP〉过心理学

〈Esther〉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检定结果为：D100=22/60 很好。落花无情，但骰点有情啊~（困难成功）

〈KP〉你感觉这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从这水是什么开始就已经在编了。

〈KP〉过侦查

〈Esther〉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检定结果为：D100=5/60 气运出现了转折……？好吧，恭喜你被命运垂怜了一次。（极难成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谢谢你）

〈KP〉你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叠纸张，记载了一种酿造“明晰之水”的方法，多半就是丽兹的研究资料。

〈KP〉明晰之水酿造术

消耗：每公升消耗 15 点魔法值。

施法用时：7 天

这个法术可以用来制造明晰之水。施法者需要将一个青铜制的容器盛满水，并将其放置在无法被月光照射的地方，在午夜时凝视着水面并念动咒文。若能连续 7 天如此做，容器内的水就会在黑暗中散发出荧光，法术就会使其变为明晰之水。

直接饮用明晰之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但被用明晰之水从种子状态开始浇灌的植物会有特殊的魔法效力。口服植物或是吸入这些植物燃烧时所产生的烟雾，将会在几分钟里提升使用者的五感，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不同维度和空间的声音、景象、气味和感觉——使用者会因为超出常识的感官冲击而失去 1/1D4+1 点理智值。“明晰”状态将提升受者使用法术的成功率，且能提高接触到神话存在的概率。

明晰之水浇灌的植物无法长期养殖或存储。从第一次浇灌算起，植物会在 30 天内枯萎且腐烂。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拿起纸张在他面前抖了抖，然后一脚踩在他刚接好的左手手腕上：“这不是有一部分吗，嗯？”

〈KP〉“唔呃呃呃！”他鬼叫，“这个、这个是我留下来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陶德，你听着——”我低下身来在他耳边说，“我要是再听见你跟我说一句谎话，你身上的洞会比蜂窝还多。”

〈KP〉“哎，投降了好吧。”他举起手，垂下头去，“别的手稿已经卖到黑市上去了，反正我看不懂……我种这些东西是拿去卖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一般在哪儿交易。”

〈KP〉“黑市的时间和地点一直在变，我就去过几次，不知道最近怎么着了；料我是先款后货，邮包给人寄过去的……直接一对一，查不着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所以你刚才跑只是怕我发现这个？”

〈KP〉“我不要命吗，大哥。”他指了指你的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不好说，手机在哪儿？”

〈KP〉“在我兜里。”他用左手指指右边口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拿出来检查一下通话、短信和邮箱。

〈KP〉你翻到很多短暂的通话记录，但短信和邮箱里重要的东西已经被删干净了。

爱症晚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扔回给他：“那你和费尔南多是怎么交易的？”

<KP> “每月固定时间，现金寄来，货寄去……有变化再联系。”

<KP> 他接住手机，喘了两口气。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说丽兹的手稿，难道你还是分月放送？”

<KP> “在黑市上的时候就卖出去了。”他交代着，时不时偷眼看你，“没有多多了……真没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卖给谁了你也不知道？”

<KP> “呃，给费尔南多了！不知道他怎么会看上这个……”他脸上汗出得更多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还有别的要主动交代的吗？”

<KP> “没有，没有，您放我一条活路吧！”

<KP> 过心理学

<Esther>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检定结果为：D100=94/60 星星开始明灭了，现在可能不是掷骰的好时机吧。（失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怜的）

<KP> 他满脸是汗，还没法自由活动，看起来应该已经没胆子再说谎了……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可以现在走，走之前再把你的这只手卸掉让你饿死在这里，也可以给你的两只手接上，至少还可以上演一出逃生大师的戏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现在给你两分钟清点一下脑子里的东西，别有遗漏。”

<KP> “好吧，好吧……”他摇摇头，“为了……不让他们追查到我，我给他们的都是错的地址，然后让相熟的邮递员在半路截下包裹。邮递员帮我是因为他也想吸加料的……而这东西只有我能给他。”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个邮递员叫什么，住哪儿，电话。”

<KP> “鲁本·沃尔伯格，平时在物流公司，负责这片区域的分拣……”他把那人的住址和电话都告诉你。

<KP> 不知道陶德还有没有什么打算，但你从他这里好像也问不出什么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随便问他一句：“你认识普拉西多·萨默塞特吗？”

<KP> 他满脸疑惑，摇了摇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事了，你好好休息。”我打量了他一会儿，没和他接右手，但是把右脚接上了，并且把绳子打了个精致漂亮的结，遗憾的语气，“要是在你家有监控就好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走了，开车去进行夜间娱乐，顺便以防万一检查一下可能留下指纹和鞋印的地方并擦掉。

<KP> 你听着他的咒骂离开了。

<KP> 路上过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33/6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开出去一段以后，你感觉后面的车好像跟你跟了几个街口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几辆？

<KP> 一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要进行一个加速，但不是让它追不上的那种加速，等它追上来再突然急刹把它逼停。

<KP> 过汽车驾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完了，这个不是很高）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汽车驾驶结果：1d100=2/37 大成功！即使坎坷难行、

爱症晚期

荆棘遍地、苦难难当，主都应许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1

<KP>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后面的车意识到了你的意图，一个漂亮的急转向后开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掉头追!

<KP> 过汽车驾驶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汽车驾驶结果:1d100=1/37 大成功! 即使坎坷难行、荆棘遍地、苦难难当，主都应许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56

<KP> 你飞快地追了上去，前车猛打方向盘想溜，却被你横在身前逼停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拿出枪瞄着驾驶位，慢慢走过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噢我先把它车轮打爆

<KP> 过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手枪结果:1d100=61/75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车轮被你打坏了。里面的人摇下车窗，你发现这是卡尔。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一手搭在他车窗上握着枪，笑眯眯地：“想要约我去泡吧的话，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卡尔医生。”

<KP> 他正一脸怒容，似乎马上就要说出“你什么毛病”，但强自忍耐，说道：“你以为我跟踪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笑死我了啊啊啊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一脸“难道不是吗？”的无辜表情：“要不然我们怎么顺路了好几个街区？”

<KP> 他捏捏自己的眉心，嘴唇动了几下。过聆听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30/60 困难成功，光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荣我们在天之父。

<KP> 你听到他在说：“该告诉他吗，海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恩……海伦是你的……？”已经在脑子里脑补一系列精神分裂，死去的爱人成了自己另一个人格的惊悚故事了。

<KP> “是我的亡妻。”听起来你猜的没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啊抱歉……您真是个深情的人，她是怎么……？”

<KP> “她……”他看向你，眼中混杂着痛苦和挣扎，“原因不明，我只有猜测。但我想，她是成为了仪式的祭品。”

<KP> “你想要施行的那个仪式的祭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不知道你都了解了什么，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施行那个仪式的打算。”敲了敲窗框，“所以你是想查那个仪式的来源？还是谁献祭了你的亡妻。”

<KP> “我不知道你准备到了什么地步。但如果你想施行，我会全力阻止你。”

<KP> “我要找出传播亵渎知识的人，把那仪式相关的资料销毁，不让它再害死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KP> “哦是吗，卡尔，你丝毫没有想过，要让我死而复生——这样的念头吗。”

爱症晚期

<KP> “别说了，别说了，海伦……”

<KP> 他按住自己的头，有些痛苦地喃喃自语。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他自言自语，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的，我暂时没有施行这个仪式的打算，只是因为我不确定这个仪式是正确的而且没有过于糟糕的副作用，但一旦我确认的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打住无意义的想法，用枪口怼了怼卡尔的肩膀，“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跟我走吗？”

<KP> “既然都通知到了，我也没有再跟着你的必要。如果我有新的发现，会联系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跑大老远就来喊个话？）

<KP> （不，人家本来准备跟着看看你想干啥，结果）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浅心理学一下子

<KP> （过）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结果:1d100=50/6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我去嫖娼）

<KP> 你觉得这场对话并不在他预料之中——太早了，他估计本来想多跟你几天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卡尔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没有让开车门的打算，但是把手枪收了回去：“你想要阻拦这个仪式的传播，是因为它会害更多的人，还是仅仅因为令妻的死？”

<KP> “这有意义吗？”他惨笑道，“都一样，我想。我不是什么圣人。”

<KP> “……同样，也无法无动于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啊，那我换一个问法，假如这个仪式确实能够让人死而复生，你会去做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就是一位挚爱之人和……几个不相关的、不熟悉的、甚至可能毫无价值的人的生命重量的比较问题。”

<KP> “我想我不会的。生者的归生者，死者的归死者。”他艰难地吐出一口气，“生死是不能玩弄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是医生的信条吗？”笑了笑。

<KP> “这是人的。”医生说着，扶了一把眼镜，“人的命都是有重量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点头，站起来：“很抱歉打爆了你的轮胎，可能要劳烦您晚上散步回去了。”

<KP> “我带了备胎。”他指指后座，“回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怎么没把他备胎打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还挺牛）

<KP> （你坏的很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继续开车去泡吧了！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3d6=(4+4+4)=12

<KP> 你发现今晚的酒吧里，大家长得都差不多，有鼻子有眼的，就是没有太出众的。看来只能注重内涵，或者纯喝酒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一边物色床伴一边觉得很遗憾，来杯干马天尼，看一眼今天有没有漂亮的驻唱呢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3d6=(2+4+3)=9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很遗憾，他们化着看不出脸的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打车去云顶)

<KP> (笑死了)

<KP> (去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真的有吗)

<KP> (红灯区应该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走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一饮而尽决定去有质量保证的地方

<KP> 在你出门准备尽兴一场的时候，发现有人在你车边上鬼鬼祟祟地乱晃。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怎么回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过去看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来撬轮胎的)

<KP> 你看到那人衣衫褴褛，靴子开了口，在路边停车的地方依次看过车窗，但总是抬起头叹息，走向下一辆。

<KP> 看来是这些车里没什么值得打破车窗偷的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走过去：“这附近应该有餐馆，吃点什么？我给你买单。”

<KP> “真的吗？”他惊喜地抬头，笑得油滑，满嘴唾沫星子，“那可真是让您破费了，好心的先生。您有什么活儿，可以让我去干，什么都行，保准给您办得漂漂亮亮！”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笑：“真的吗？什么活儿都可以？”

<KP> “什么活儿都可以！”他急切地捻捻手指，仿佛那里已经有了一沓钞票，“您说话！”

<KP> 过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1/60 大成功！即使坎坷难行、荆棘遍地、苦难难当，主都应许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你发现他的手不自然地抖着，眼睛里满是红血丝，瘦得过分——瘾君子的典型症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知道托雷斯帮的消息吗？”

<KP> “我肚子还饿着呢，先生……”他眯眼笑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带着他往旁边的小餐馆走。

<KP> 他滑稽地表达了谢意，随后风卷残云般吃了起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百无聊赖地看着他吃，吃半道敲敲桌子，示意他回答问题。

<KP> 他搔了搔头皮，把一只跳蚤用带着油光的手指按瘪，干笑：“托雷斯帮啊……这个……他们最近正找呢，看是哪个不长眼的在他们的地盘上卖毒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平常是在哪儿买货？”

<KP> “认识的人那……有时在黑市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黑市最近，有人在卖奇怪的东西吗？比如能让人死而复生的偏方什么的。”

<KP> “啊？这倒是没有……要是有了，肯定抢破头吧。”他想了想，“而且那得多贵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沉默了一会儿，“现在黑市上 200cc 的血价格大概是多少？”

<KP> 过幸运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幸运结果:1d100=5/55 大成功！即使坎坷难行、荆棘遍地、苦难难当，主都应许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KP> (看看行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这您可问到点子上了。”你从他那里得知目前血价很便宜，不知是不是收购的人变多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直接买一千 cc 的吗，买的起吗

<KP> 你买得起，很幸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行，知道了。假如我下次要联系你，还在这周边吗？”

<KP> “我就在这一片活动，您说找布尔就行。”他咧嘴笑了，“这附近的人基本都认识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回去吧，少打别人车的主意。”淡淡说一句，走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嫖娼之路坎坷）

<KP> “哎呀，我怎么敢呢……”他笑得见牙不见眼，“您看，好心的先生，能不能再给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拿一顿饭钱，在他眼前晃悠：“以及，这一周不能再买那些东西。”

<KP> “好好！”他跳起来伸手去接钱。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拍他手上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虽然感觉他不会听，但这就是个人造化了。

<KP> 他拿钱一溜烟跑了，不知道会不会听你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去找美女睡觉！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 $d5+13=4+13=17$

<KP> 那么你碰到一个业务熟练而且非常美貌的小姐，度过了美妙的夜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感觉人生也不过如此！

<KP> （大概是那种高级性偶的感觉罢）

<KP> 第二天，医生打电话问你去了哪里，到例行检查的时候了。你感觉他听起来挺慌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呃……需要我回去吗？感觉也查不出什么来。”迷迷糊糊地抓起手机。

<KP> “你昨晚去哪儿晃了？”他一惊，正巧旁边躺着的女人唔了一声，“……你得注意身体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泰然自若，“一般大夫这个时候不都说……该吃吃该喝喝，完成一下最后的心愿什么的吗？”

<KP> “……别太灰心。”他试着安慰你，“并不是不可能……我也会努力给你做手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5%是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向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放心，我有分寸，您也不要太有压力。”反客为主进行一波安慰。

<KP> “嗯……这次检查也是为手术做的评估。看你的身体适不适合接受手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一会儿回去。”穿好衣服亲了亲美女，回医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其实我何必花钱呢，找几个前男女友一人给我献 200cc）

<KP> 医生好像松了口气。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又是一副正常的样子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都是自愿的，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KP> “检查结果明天出，你好好休息。”他欲言又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好好。”满口答应下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医生好看吗

<KP> （65—70 的感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还不错）

<KP> 还算风度翩翩但可能有发际线后移倾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以植发问题不大

<KP> 你接受了一堆检查，结果会在明天出来。医生叮嘱你注意身体，最好不要贪图享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啊对了医生，之前有和我患同一种病的病人吗？”

〈KP〉“有，只不过……已经转院了。”

〈KP〉某种意义上，就是死的代名词。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没有奇迹降临什么的吗？”我在仪器旁边敲敲打打，侧着头看医生。

〈KP〉“我希望会有，也会尽力手术……”他看起来有些心慌意乱。

〈KP〉可以过心理学

〈伊普西隆〉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结果:1d100=14/60 困难成功, 光当在人前照耀, 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 光荣我们在天之父。

〈KP〉你感觉他似乎不止是因为手术的事困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相信你的技术。”悠哉游哉在医生办公室里坐下，“不过，你是还有别的困扰吗？”

〈KP〉“哦，没什么。”他摆摆手，收去了脸上的担忧，“一些私事……哈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什么私事，讲讲？”

〈KP〉“这……”他露出一个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这种事就不用让你操心了，我自己能解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真的吗亚伦？要是这么轻松的话，也不至于表现得这么忧心忡忡吧。”摇头，“是涉及什么隐私不方便透露？反正我都要死了。”

〈KP〉“哎，真的不行，你别问了，多休息吧。”他匆忙地说着，逃一般地出了病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他好娇羞）

〈KP〉（？笑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总之我穿好衣服带上文件，先去找丽兹。

〈KP〉她今天在家，虽然还是一副如丧考妣的神情，但看上去冷静多了，先对你表示了谢意，然后才问：“您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吗？”

〈KP〉“警察已经过来了，那个女警官还安慰了我，说一有消息就通知……希望他们知道那些资料的价值。”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找到了少部分的文件。”把纸张递给她，“不过剩下的部分陶德卖去黑市了，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他有来打扰你吗？”

〈KP〉“他没敢来……”她的眼睛亮了起来，飞快地读着文件，“哦，太谢谢你了！这的确是里面的部分，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那就好，顺手罢了。关于丢失的那些文件，你还能想起些什么吗？假如有更多的信息，流向也就更好查了。”

〈KP〉“嗯，我记得里面记载了仪式的全部过程，还有它的效果和相关的材料……我在解读的时候，发现它有些奇怪，但还没理出个头绪来，东西就全没了。”

〈KP〉“您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我凭现有的记忆给您讲讲？”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当然——我可以进去坐吗？”

〈KP〉“嗯，请进！只不过我还没整理好，可能有点乱……”她抓抓头，带着黑眼圈不好意思地看向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没关系。”笑了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说起来，除了你还有别人知道你的研究内容吗？比如教授同学之类的？”

〈KP〉“这个仪式需要使用被治愈者同族的血液来绘画法阵，用药草来让精神处于一种特殊

的状态，以此把被治愈者的病痛全部转移到活祭品身上，我想是一种典型的交感巫术。”她把你请进去坐下，开始了神秘学授课，“不过到了现在，一般会用动物或者草木代替人祭——您知道五朔节和杀死谷精吗？”

<KP> “研究内容啊，是我的教授安排的，他肯定知道。我的闺蜜听我骂过好几次，应该也知道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历史系学的东西可比会计有趣多了啊。不过用动物和草木替代，会让仪式效果打折扣吗？”至于后者，当然是一无所知，“不太清楚，可以详细说说。”

<KP> “我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庆祝春天节日的例子。”她想了想，“人们认为割到最后的一捆谷子里藏着谷精，也就是谷神。收获仪式以及发展后之谷神祭祀仪式上所食用的，其实都是刚刚被人们杀死的神的身体，因而收获仪式正是神体圣餐的起源……然后，食用神也可以获取神力，而神会死而复生。”

<KP> “我想，这么演变只是因为不符合伦理。如果现在还用人祭，得多么恐怖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个小老头买的就是陶德的药吧（忽然想起来）

<KP> “杀死年老的谷精，正是为了让谷神恢复力量，也就是说春天谷子会长得更好……五朔节选人扮演国王或王后，也是在扮演新神。”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是说……这个仪式将活祭品杀死，而治愈他人的行为，也相当于杀死旧神，唤醒新神？”

<KP> “是，这就是我解读时感觉不对劲的地方……两种不太一样的概念混合起来了，像是被人有意加进去的。当然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KP> 只不过没有文献用以佐证，这些还都只是猜测。她不甘心地补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个猜想，你的教授知道吗？”

<KP> “我不知道……他把这些给我研究，是因为他不小心摔断了腿，得卧床休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说到了现在会用动物和草木代替，是说现代也有人施行过这个仪式的记录？”

<KP> “啊，那就只是祈福一样的东西了。”她了然地说，“现在的大部分‘法术’都是这样，没有对他人的伤害，也没有效果。”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这样啊……我之前有收到一封邮件，提到这个仪式，恐怕现在还有人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实现一些私人目的。”双手搭桥着思考了片刻，看向她，“而且是人祭。”

<KP> “什么？！”她一惊，“有人把这个仪式传出去了？人祭……不，这不可能，这是非法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既然如此，这个法术不仅需要人类的鲜血，还需要一个活祭品。”若有所思，她的震惊已经属于意料之内了，“是的，而且我正好知道一个受害者的家属，他也在追查这件事。”

<KP> “天啊，这太可怕了，警察知道吗？”她哆哆嗦嗦地去拿手机，“得告诉他们……”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先不用。”伸手搭在她的手上，向下压了压，“如果报警有用的话，那位估计早就报警了，而且我不认为警察会相信这些仪式。”假如不是我亲身经历了这些，我也不会相信的。

<KP> “哦……好。”丽兹仍然有些担忧，“但我得做些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有教授的联系方式吗？”

<KP> “我有……你要联系他？他人在阿卡姆呢，可能没办法赶过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电话也可以，或许到时候用得上呢？”

<KP> “嗯，好。”她把教授家里的号码写给了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就不打扰了，如果你发现了别的线索，随时联系。”站起来，“不过这件事牵涉颇深，还是以保护好自己为最高优先级，好吗？”

〈KP〉“当然！……虽然想这么说，但我可能根本牵扯不进去。”她有些颓丧，“只能希望警察们做点什么了……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挥挥手，驾车去找鲁本·沃尔伯格。

〈KP〉今天是工作日，你按地址找到了鲁本工作的地方，发现他负责的这片区域使用机械分拣，只有一个男人在操纵着机器，想来就是鲁本。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快递公司的构造和运作模式，一边走过去打招呼，“沃尔伯格先生。”

〈KP〉“来了。”他应了一声，见到你是个生面孔，有些疑惑，“您是？”

〈KP〉可以过侦查和医学

〈伊普西隆〉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5/60 大成功！即使坎坷难行、荆棘遍地、苦难难当，主都应许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KP〉你发现他身上有淡淡的大麻味，眼球微微充血，牙齿和指节被烟熏得发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您的联系方式是陶德先生给我的，我只是来问几个问题。”

〈KP〉他一惊，紧张地看向你，声音压低了：“什么问题？”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配合地压低了声音：“他有一份发给费尔南多的快件，你已经送走了吗？”

〈KP〉“呃……费尔南多？那是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换个问题，陶德最近有快件经过你手吗？”

〈KP〉“嗯，昨天有个单子已经发走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发到哪里了？”

〈KP〉“一个公寓……那里已经废弃了，怎么，是买家不打算去提货所以要收回来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差不多，买家要换人了。近一段时间只有这一单？”

〈KP〉“对啊。兄弟，是不是出事了？有人盯上他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没什么事，那个公寓的地址给我。”淡定地撒谎，“只是他不方便出面。”

〈KP〉“哦，好。”他没怎么怀疑你，把地址给了你，“我放在公寓里的一个柜子里了。”

〈KP〉“别看它关着门，其实没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行了，谢谢兄弟。”那我明目张胆地带着地址离开了！

〈KP〉这时已经到了中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吃饭！！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要不然我去找卡尔蹭饭吧）

〈KP〉（你去哪里自己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那么我打开车载收音机听一下今日美利坚有没有什么新闻，开车往卡尔的诊所去。

〈KP〉新闻里谈到一些药物滥用和毒品泛滥的问题，你就这样开到了卡尔的诊所，一个客人刚刚离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推开诊所的门扉之后，轻车熟路地往二楼走上去，看看是哪边的门开着。

〈KP〉你透过玻璃门发现卡尔正坐在办公室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敲三下长三下短（？）

〈KP〉卡尔疑惑地从文件前抬头，看见你的身影便打开了门：“请问有什么事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有点新的发现，来分享一下，以及——你吃完中午饭了？”

〈KP〉“还没，刚送走一个病人。”他说，“你吃了的话就先说吧，我之后弄点速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还没吃，出去吃吧。”一边非常自来熟地坐下。

〈KP〉办公室虽然收拾的整整齐齐，却显得单调陈腐，完全没有带有个人特色的家具与饰品。办公桌靠窗放置，上面摆着电脑、固定电话、日历、笔筒和文件篮。档案柜靠着墙边放置，钥匙就插在锁孔里，空无一物的墙上留有许多方方正正的白斑，或许此前这里贴着相片、画作或是证书一类的物件，使这部分的颜色和墙壁其他地方不一致。

〈KP〉他点点头：“那就找个安静的地方。你介意一边吃一边说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当然没问题。”

〈KP〉卡尔带你来到诊所附近的一家餐馆，要了个单间，随便点了几个菜。

〈KP〉他看上去没打算点什么好的，以尽快吃完为重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那我要点点好的，尤其点上得慢的。”

〈KP〉不知道他对此有什么意见，但至少他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

〈KP〉“你有什么新发现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我心理学（不是）

〈KP〉（你搁这搁这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大概是，仪式的文字记录可能流传到了费尔南多手里，经由黑市，现在我有一个可能有用的地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喝点吗？”

〈KP〉“得销毁它。”他摇摇头，要了咖啡，“你打算怎么办？”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还能怎么办，去看看，毕竟我不信费尔南多没去拿走，那只是个取货点而已。假如真的已经在他手上，你打算怎么办，雇个神偷拿出来？”

〈KP〉“既然他们得到了，又在想办法实施，那么这些人也很危险。”他话里话外有种要把人一锅端了的意思，“有他们犯罪的证据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目前没有，但是海伦……当时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KP〉“我只见到了……她伤痕累累的身体和没被擦干净的法阵。”他深吸了一口气，“解剖结果显示，她的器官出现了病变，而之前她是那么健康……所以我想，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活祭的作用就是，把一个人的病症，转移到祭品的身上。”慢条斯理地卷盘子里的意面，直到成为一个完美的小球，“所以……不过当初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追查这些事的？明明我们以前没见过。”

〈KP〉（你自己说米莉涉及一些邪教仪式）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对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但他为什么觉得我会用那个仪式啊）

〈KP〉（因为他跟踪你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他从我去之前就跟踪我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太恐怖了吧）

〈KP〉（那你就知道了！）

〈KP〉“我猜测很多人都会想试试，所以才警告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恩，每个濒死的人都想活下去，不是吗？”含着笑看他，“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KP〉“我在警局有认识的人，如果能搞到他们犯罪的证据，就好办了。听你的说法，他们也不是什么正派人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贩毒。”提出一种可能性，听他也认识警局的人，突然来了兴

趣，“你认识哪位？”不会是路易斯吧。

<KP> “我只能说是位女警察。”他谨慎地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姓名？”

<KP> “艾丽西亚·克罗维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感觉女警官是老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对她有印象吗，在我之前工作的时候见过吗？

<KP> 过个幸运看你们关系如何吧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幸运结果:1d100=97/55 大失败！死亡乃是现世生命的落果，永恒生命的开端，最终我们都被引领者到达主的身旁，觐见其荣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这得是老死不相往来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宿敌出现了，可以磕）

<KP> 你们关系并不好，到底是怎么惹得她那么生气的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她是不是前女友啊，鱼死网破那种）

<KP> （也不是不可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笑死）

<KP> （你自己回忆一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眉毛都不自觉地拧了一下，喝口佐餐的白兰地压惊：“竟然是她，她在查这个？”

<KP> “你认识？”他挑挑眉毛，“她并没有和这事牵扯上，只是她不能容忍犯罪……艾丽西亚就是这种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好说。”眼光飘忽，“不是很确定她见到我会不会给我一枪子。”

<KP> 卡尔谨慎地保持了沉默，没有追问。

<KP> “她不会的，别太担心。”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想起上回在执行联合任务的时候，被她扔在单线自生自灭，好不容易出来还看到那个女人一脸死不足惜的表情，要是让她知道我在琢磨怎么搞活人祭……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很了解她吗？”听到卡尔的话，看着他好奇问问。

<KP> “是啊，我知道她自从失去战友之后就加倍努力地保护身边的人，大概是幸存者的愧疚吧……不过我也没权力说什么，因为我也一样。”

<KP> “哪怕只是临时的同伴，她也不会放任他们出事的，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呃。”眼神继续飘忽，“我下午要去看看那个地方，你要一起吗？”

<KP> “我的确想，不过下午还有预约……你自己小心点。”

<KP> 他匆匆地吃着饭，不像在享受美食，倒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里的東西不好吃吗？”慢悠悠地吃着，问他一句。

<KP> “好吃。”他明显出于客套地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觉得好吃吗（？）

<KP> 你觉得还不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一种生活已经失去意义的感觉，“你一个人的时候会更享受一些吗，如同和海伦一起共进午餐。”

<KP> “在她不在之后，都是一样的。”他摇摇头，“我已经无法享受美食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语言的劝慰总是苍白的，我决定不继续这个话题，等吃好之后重新戴上墨镜变成酷哥：“那我先走了。”

<KP> 他也把面前的碗一推，站了起来，无言地走了出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么我先开车去小老头说的地下室。

<KP> 通往地下停车场的车道毫无遮掩，所有人都可以从被折弯九十度的通道进入。自然光和电力的缺失让地下停车场宛如一个漆黑的洞穴。你打算用什么照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打开近光灯

<KP> 你把车开了进去，用车灯照亮了黑灰色的混凝土地面与布满管线的天花板。停车场处于毛坯阶段，没有任何已完成的设备和设施。下面阴暗而潮湿，也许是因为这个，流浪汉们才没有选择在这里扎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下车，拿出手电筒往里面走走。

<KP> 脚步声在空旷的地下毫无阻力地扩散出去，形成微微响的回声。你用手电照过去，发现了角落的楼梯。这里足够宽阔，应该能满足绘画法阵的要求。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放置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KP> 建筑废料和弃用的施工工具散落一地，不过清理起来应该也不难。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戴着手套浅翻一下施工工具。

<KP> 有扳手、水桶、没用完的粉笔什么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感觉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但在这儿很阴凉，回到车上给梅——现在不知道在哪儿高就的会计师前女友发短信：“不知道是否有幸和你共进晚餐？猜你可能会想念斯考尔的烟熏三文鱼和覆盆子酒。S·Y”

<KP> （你下午还有想去的地方吗？没有直接赶去剧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感觉没！）

<KP> （声明一下老头给的和邮递员给的不是一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知道！我在想要不要等艾丽西亚一起去（虽然可能不一定能约出来））

<KP> （那你下午有什么想做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要不我先去一趟吧）

<KP>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回复才姗姗来迟：“六点三十分，我有空。”

<KP> （都可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用私人号给艾丽西亚拨电话没通，然后花了十分钟思考要不要继续联系，决定先自己去一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车开出这个黑漆漆的地方，去快递员所说的货物交接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给餐厅打电话订位，然后回梅：“晚上见。”

<KP> 你开车去了废弃公寓附近。附近有不少四通八达、交错如蚁穴道路的小巷子。

<KP> 可以过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44/6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你发现这公寓只有一个出入口，而小巷子的阴暗处有个神色可疑的人正盯着那个方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把车停远一点，慢慢往那个人的方向走，尽量不惊动他。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以潜行否）

<KP> （你过）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潜行结果:1d100=78/6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呃啊）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1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爱症晚期

<KP> 你接近过去的时候，他正好回过头来，与你对上视线，然后大声喊人。你听到巷子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操。”低声骂了一句，从怀里拿出手枪，能从脚步声判断一下大概多少人吗？

<KP> 过聆听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59/6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你分辨出有两个人正向你跑来，其中一个还拨出了电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救命)

<KP> “……对，有人接近这里，头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感觉打不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位置暴露 100%了属于是)

<KP> 后面的两个人还没追过来，但面前疑似黑帮成员的家伙看你拿出了枪，也从怀里拔出了手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么我紧急撤退往车上去。

<KP> 你跑开的时候，就听到了枪声。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37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6=2

<KP> 一枚子弹擦过了你的腿，带出一道伤口。你过敏捷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结果:1d100=67/75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虽然腿受伤了，但你惊险地跑回了车上。开枪的人暂时没有追上来，而是试图打爆你的车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马上点火开车，猛踩油门往他们那边撞。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79

<KP> 过汽车驾驶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汽车驾驶结果:1d100=30/37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子弹没有打中。相对的，你灵活地开向小巷，虽然车子没法完全开进去，但也把人撞出一段距离。

<KP> (让我看一下伤害有多少)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5

<KP> 那个人没有立刻死掉或者失去意识，不过手枪脱手了。

<KP> 后面的两个人这时已经从深处追到了小巷里，不过他们手里没有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跳下车拿走他的枪，迅速把他的手臂咔嚓一声拧到身后：“你们头儿赶来要多长时间？”

<KP> “啧……”他吐了一口血沫，向两个同伴示警，“这家伙不好对付！按规矩来！”

<KP> 过个敏捷看你是否拿到了枪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结果:1d100=16/75 困难成功，光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荣我们在天之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就不废话了，我抵着他心脏开枪，送他上路。

<KP> 那两个人敏捷地躲到了巷子里，枪声在墙壁间撞出回音，新鲜的血溅到你身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突然后悔刚才没给艾丽西亚发个短讯，虽然她也不一定来救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他的枪插进枪套备用，朝着那俩人藏身的地方走过去，并瞄准

其中一人可能露头的地方。

<KP> 听起来他们正在找路离开。过聆听确定他们的位置。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81/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快速追能追上吗

<KP> 你没听到更近的脚步声。不知道他们是逃走了, 还是躲起来在联络其他同伴。

<KP> 往前追的话, 再过聆听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单手拿出手手机用积了灰的工作邮箱给艾丽西亚发短讯带定位: 可能惊动了埃尔南多, 事关你在调查的案子。然后往前走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66/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追了, 我尽快靠近那个地址看看, 随时注意有没有人过来。

<KP> 你靠近公寓, 没有在其中听到人声。

<KP> 要进去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进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来都来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稍微平息之后才反应过来小腿隐隐作痛, 叹了口气走进去。

<KP> 你小心地钻进去, 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堆废弃的家具。桌椅橱柜看上去都饱经风霜。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快速翻一下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东西。

<KP> 在橱柜里, 你翻到了一个可以揣进怀里那么大的包裹, 掂起来很轻, 不知道放着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看看除了包裹还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东西, 没有的话带着包裹离开。

<KP> 过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93/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完了, ypxl 真的开始背刺了)

<KP> 你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大概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打着手电筒进行一个地毯式搜索

<KP> 这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kp: 我劝你快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拿着包裹开车回医院了。

<KP> 你出门的时候过个聆听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90/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KP> 你带着包裹平安地回到了医院, 医生关切地问你去了什么地方, 明天检查结果就要出来了, 你最好在这里过夜等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出去见了几个朋友。”眼神无辜, “不过我晚上可能还要出去一次。”

<KP> “哎……你记得早点回来, 现在你的身体可经不起折腾。”医生说就匆匆离开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等一下, 亚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就剩五天可活了, 还有什么折腾不折腾的。我在心里嘀咕。

<KP> “怎么了?”他猛地在原地站住, 好像忽然被你这么叫住吓了一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的腿受伤了, 抽空或者叫个可爱的护士小姐帮我包扎一下?”伸手指向裤子上的裂口, 和可能因为是黑色所以没有外显的血迹。

<KP> “你怎么搞成这样的？”他的表情一下子变了，似乎有些戒备，“这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语气缓和了很多，甚至有点撒娇的意味：“还是有点疼的，先包扎再问别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对了，你的事解决了吗？”

<KP> “……算是吧。”他咕哝道，“你把裤子掀起来，我处理一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裤腿卷到伤口以上：“算是吧到底是解决还是没解决？万一我能帮上忙呢。”

<KP> “不，我想……”他看上去更心烦意乱了，还算娴熟地给你包扎了伤口，“你不帮忙可能更好。”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为什么？”货真价实地疑惑了，“难道你觉得我会给你添乱？”

<KP> “你现在这种状态，我怎么能把你牵扯进来？”他放下手，摇了摇头，“你好好休息吧，这比什么都重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知道的话我会死不瞑目的。”我哀声连连。

<KP> “你惹的事还不够多吗？”他叹了口气，虽然你不知道他在指什么，“做你的事去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好委屈，我不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没有 hp 回复）

<KP> hp 恢复 1

<KP> 可以过心理学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结果:1d100=89/6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你不太清楚医生在想什么，他又嘱咐你两句就离开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舒舒服服地把腿放在床上，打开包裹看看里面是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应该是单人病房吧）

<KP> （是的呢）

<KP> 你发现里面装着十几支手卷的烟，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味道。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扇闻一下能闻出来什么吗（？

<KP> （你接触过毒品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不然过个幸运看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缉毒好像不是 HRT 的主要职责）

<KP> （过吧）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幸运结果:1d100=34/55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你闻出这是大麻的味道，里面应该还夹杂着其他的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是在陶德家见过的那种草药吗。

<KP> 你对比了一下，感觉是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包裹里只有这些？我陷入了思考，打开手机邮箱检查艾丽西亚是否回复。

<KP> “在信息里详谈。”她简短地回复。

<KP> 看起来她对你怎么查到自己、又特地联系自己还有疑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明天见个面？”谨慎地敲下了这几个单词。

<KP> “中午，十一点，商业街二楼的餐厅。”她看起来一个字都不想多打。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COPY THAT”

<KP> 她没有再回复，不过离你晚上的约会不远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不能回家换身衣服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还是我在这里带了足够的衣服)

<KP> (你这里有 你也可以回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看看有没有足够和金融女体面约会的装扮，没有就回家一趟。

<KP> 作为有丰富经验的海王，你当然准备了各种衣服。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住院准备太充足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看着镜子里崭新的自己非常满意，就差嘴上叼一根玫瑰了，出门洗个车赴约。

<KP> (换成你只有七天活也会多准备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要是只有七天活，就不住院了)

<KP> (也对 不过不住院你可能只有三天活(?))

<KP> 你来到约定好的地点数分钟后，梅才姗姗来迟，西装包臀裙熨得没有一丝褶皱，金发优雅地垂在耳后，镜片、耳环和项链闪亮。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久不见。”把菜单交给女士，“看来事业越来越风生水起了？”

<KP> “我有了一批忠实而固定的客户。”她勾勾红唇，随手点了红酒，“你看起来也不错，相当迷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实在是谬赞，让我后悔今天没有带房卡来——看在我最近一直住在医院的份上，总不能邀请你去 ICU 套房。”半开玩笑。

<KP> “哦，你什么情况？”她饶有兴致地看了看你，“看着还挺有精神的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真的吗，谈这个会不会有点像凤凰男博取同情的戏码，类似于美丽的女士七天之内我就会死去我最后的心愿就是和你一夜春宵之类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过这次来，是想问点别的。”

<KP> “就知道你是有事要我帮忙。”她推正了眼镜，“说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惜我说的是实话，带着意味不明的惋惜，压低了声音：“你认识给托雷斯帮过账的人吗？”

<KP> 她眨了眨眼睛，没有问你为什么问这个，而是反问：“你能给我提供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不看我提供什么，看你想要什么。”

<KP> “好吧，让我接个电话。”她拿起自己响铃的手机，看了你一眼走出了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真忙啊，我看看餐厅周围，百无聊赖地等着她回来。

<KP> 你们在一个包间里。要出去转转还是看向窗外？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先看看窗外。

<KP> 这时天色正在暗下来，门口有几个人蹲着或站着抽烟，能看到烟头在黑夜中的一点亮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仔细看一眼那是正常的路人还是什么蹲点的帮派成员。

<KP> 隔这么远你也不太好判断。

<KP> 过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70/6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KP> 你没分出来他们的身份。再说了，帮派成员也有吃饭的权利嘛。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什么电话打这么久？”假装抱怨一句，出包厢迂回去趟男士卫生间。

<KP> 你转了进去，正好里面没什么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又转回去了，看看她在哪儿打电话

<KP> 她站在空旷的走廊里，几乎没有回话，只是用“嗯”答应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算了回去等她打完。

<KP> 她回来的时候，表情和刚才差不多：“我能联系到可以说上话的人，不过我得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毕竟我也是要冒风险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只是想查费尔南多最近的一些交易，无关白粉之类的。”

<KP> “哦？我记得你现在已经不干警察这一行了。”梅用灰蓝色的双眼打量着你，“私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事实上我刚才说的关于凤凰男的笑话里有一部分是真的。”

<KP> “你真的病重到那种程度？”她叹了口气，抱起双臂，“那太不幸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忍不住想心理学）

<KP> （你可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结果:1d100=66/6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KP> 你不知道这女人是不是真心的，你猜即使是也不会出于对你的感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谢谢你的同情，但是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KP> “那就详细地讲讲吧。”她点了点酒瓶，“在烟熏三文鱼上来之前讲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真的怀疑你会不会相信，你是唯物主义者来着吗？简短概括来说，他手里有能救我命的东西，但是是从黑市买来的，同时可能他还在黑市贩卖。”

<KP> “哦……”她若有所思，“真有什么万灵药的话，黑市上早该抢破头了。难道它只对你有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用这个东西有更高的门槛和代价，不啻于一命换一命，还有相当违法的风险。”

<KP> “听起来你也要走上这条路了？”她这次真的笑了起来，不过其中不带一丝温度，“不过，对黑帮来说，违不违法反倒是最不需要考虑的事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为什么不能是我出于公理和正义想要制止悲剧的发生，所以踏上了独自调查此事的悲剧英雄道路呢？”我大呼冤枉，“但已经有人在做了，最近的一些流浪汉失踪案你应该有听说？”

<KP>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算是物尽其用。”她微微一笑，“说得太冷酷了，不好意思。不过……这东西会改变生死的平衡啊，握在谁手里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即使费尔南多真有，也不会让出来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就要看他要钱还是要所谓掌握生死的能力了，不过，想必使用这个方法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目光扫过她眼镜的冷冽反光，落在嘴唇上，停留片刻，“所以你帮不帮？”

<KP> “行，我帮。但你得跟我过去。”她抿了口红酒，“关于你提到的这东西，我也有点兴趣。要是能到手，你知道该怎么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过哪儿？假如是和那边打交道的話，不好说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人记住我了。”

<KP> “嗯……那就我的办公室。”她妥协，“吃完就去，我先约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听你的。”举手投降。

<KP> 烟熏三文鱼上来了，闻起来不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感觉距离上次这么坐下来吃饭也过去好久了，毕竟你可是个大忙人。”

<KP> “别这么说，你有让我腾出时间的价值。”她笑咪咪道。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可真是倍感荣幸？”

<KP> “应该的。”

<KP> 你们就这样吃完了晚饭，堪称宾主尽欢。

<KP> （谁开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开吧）

爱症晚期

<KP> 你开车载着梅打算去她工作的地方。汽车开出商业街之后，路边的人少了起来。过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53/6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从后视镜的反光中,你发现有辆车子一直咬在你身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又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但是我今晚的骰运让我不太敢飙车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试试能不能加速绕路把它甩开。

<KP> 过汽车驾驶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汽车驾驶结果:1d100=45/37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75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也要过,早知道我故技重施(?))

<KP> 那辆车仍然跟在你后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从后视镜看到那不是卡尔的车?

<KP> 那不是卡尔的车,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来之前和谁打了电话?”我皱着眉观察后视镜,问梅。以及那辆车里几个人?

<KP> “工作伙伴。”她用手敲了敲旁边的窗子,“怎么了?”

<KP> 你起码已经透过玻璃看到了四个人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是否想过接触这件事本身就要命的危险?”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继续加速,试图再一次绕开那辆车,往市区车流量大的地方开。

<KP> “我没想过会危险到这种地步。”她实话实说,“你欠我一次。”

<KP> 过汽车驾驶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汽车驾驶结果:1d100=73/37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KP> 你朝车多的街道开去,身后的尾巴紧紧地咬着。梅有些焦躁地用高跟鞋根叩着地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很难说,你现在对一个过几天就要死的人记账有什么用?”在这个时候仍然有闲心觉得好笑,“这注定是笔坏账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来开车?”

<KP> “来得及停下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比如说在直行路上我离开座位帮你把着方向盘,你尽快爬过来。”

<KP> “哦,你可真是考虑周全。”她冷哼一声,开始扎起脑后的头发,“你看好了后视镜。”

<KP> 你们开向繁华的区域,梅一边注意着平衡一边朝前座爬了过来。后面的车仍然紧追不放。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摇下车窗,将肩颈探出窗外,准备瞄准后车的前轮。

<KP> 如果你注意着她的动作,倒可以好生欣赏一番仅着包臀裙的臀部与裹着丝袜的大腿挪动的活色生香景象。梅落座之后问:“往哪儿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随便往哪儿,越容易甩开越好,相信你的判断。”

<KP> 附近的车见你做出这么危险的举动,纷纷停车避让开来,让车道上一瞬间非常混乱,要打的话过困难手枪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手枪结果:1d100=97/75 大失败!死亡乃是现世生命的落果,永恒生命的开端,最终我们都被引领者到达主的身旁,觐见其荣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觉得我可能要无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觉得呢)

<KP> (让我想想)

<KP> 过个幸运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幸运结果:1d100=53/55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飞出的子弹超过了那辆车,你的枪也卡壳了,但显然枪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周围的车纷纷鸣笛,把追你的人堵得寸步难行,你也因此成功地甩开他们离开了现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谢谢你 kp, 我的英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行了。”坐回车里,重新关窗,“这把可以走了。”

<KP> “这把去哪儿?”梅指指后面,“你这么闹不会引来条子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引来条子就更好了。”笑了笑,开始摆弄自己卡了壳的枪管,“你不是说去你那儿吗?”

<KP> “行吧,目的地不变。”她点点头,继续开车,“要是你摆不平,咱们另算。”

<KP> 过机修或者手枪来修吧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手枪结果:1d100=34/75 困难成功,光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荣我们在天之父。

<KP> 你姑且是把枪修好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枪塞回去,意味不明地看向她:“不会有事的,至少我还留了余兴时间,比如今晚。”

<KP> “你兴致不错啊。”她剜你一眼,“还睡得着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神秘的东方文明有句古话叫——人生得意须尽欢。”

<KP> “好吧,我们到了。”她停下车,指了指面前的建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下车,视线先扫过周边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人跟踪。

<KP> 过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62/6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KP> 你没发现有人跟踪,屋里也没开灯。梅上前去开门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点根烟跟上去。

<KP> 她没有点亮屋里的灯,就在黑暗中看向你,神色晦暗不明:“把你和托雷斯帮的事再说一遍吧。你怎么惹上他们,又想做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来一根?”

<KP> “不必了,我并没有精神紧张——只是疑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大概就是我摸到了他们卖东西的一个交易点,弄死了一个小喽啰,并且被那只地鼠王知道了——然后我带走了点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但我没搞到我想要的,所以免不了还要发生点什么。”

<KP> “嗯?”她有些疑惑,“然后呢,就为这他们在追杀你?”

<KP> “你想要的,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个救你命的东西?恐怕他们不会轻易交出来吧,你打算为此做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觉得可能还是和那个东西有关,你说的,能改变生死平衡的东西。”顿了顿,“所以这不是在找他们的会计?需要更多地联系他们内部的人,知道那东西给藏哪儿了。”

<KP> “好吧,那我也拿出我的诚意。”她摘下了眼镜,“你要找的人——就是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沉默了。

<KP> “但你说的和我所知的有矛盾，所以我才觉得值得谈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么请讲。”摊手。

<KP> “首先，你找到的——不是他们的交易地点。”她放下一个重磅炸弹，“是他们在监视的，其他人拿货的地方。最近三个月有人在这片地方私自卖货，虽然量很小不至于太影响生意，但这种做法坏了费尔南多的规矩。”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有个问题，费尔南多认不认识陶德？”

<KP> “他们最近才查到那个地方，蹲守着打算找出是谁这么狂妄，打算给他们点教训。”

<KP> “至少我从没听过这个人。他认识费尔南多？道上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他的名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嗯哼，那我好像知道了，你们要找的那个私自卖货的人应该就是他。”摸了摸下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来费尔南多手上也没有那东西？”

<KP> “他把你引来找费尔南多，自己跑了？”梅冷笑一声，“你被人耍了啊，难得一见，值得纪念。”

<KP> “你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不然，还可以查查它从黑市上流到了谁手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还是太仁慈了，要不然应该把他两只手脚都打断了等他饿死。”悠悠地叹了口气。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能是一叠研究笔记，来自大学历史系学生的，一些正常人看不懂的东西，讲起死回生的巫邪法术。”

<KP> “你是条子还是黑帮啊？不过，现在这事不好善了。”她瞥你一眼，“吃饭的时候他们给我来了电话，说让我带你去个地方，‘好好聊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条子和黑帮有本质的区别吗？而且我就是怕滥杀无辜才给他留了一线生机呢！”我大呼冤枉，把烟头扔在地面，用鞋底碾灭，“亲爱的梅，能不能帮我说说情？我可以带你们去陶德的住所——假如有用的话。”

<KP> “要是我没自作主张，现在你也不在这里了。”她随手拆散了发髻，“我可以把自己摘出去，毕竟我是个‘柔弱’的女性。但你除了这只老鼠的住所外，还打算拿什么和他们交易？”

<KP> “如果那什么法术有用，没有人会不想要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浅心理学下？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心理学结果:1d100=86/6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谢谢你 ypxl）

<KP> 一片黑暗中，你看不出她的想法。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大意了，刚才不应该叫费尔南多地鼠王。“我说起死回生，不是假的——1000ml 的血液，一个活祭品，加上法术，就可以让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活下去……把脑子里的瘤送到祭品身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收集东西对你们来说当然不是难事，只是那个法术现在或许就在黑市上流传，不知道陶德还卖不卖了。你有黑市的接口吗？”

<KP> “你怎么知道它有效？”她追问，“试过了？用谁试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用谁试，我还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对了，普拉西多·萨默塞特你认识吗？”

<KP> “我见过这个名字在黑市上出现。”她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不过三四个月前就没出现过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三四个月前……还能摸到这个人在这儿吗？我的消息就是从这儿拿到的，于是我去见了一个小女孩，她用这个方法拯救了她的小狗。”

<KP> “黑市上哪有用真名的啊……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怎么联系你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邮箱，我原本想扔给前同事查查 ip 地址的，这不是到你这儿就正好问一下。”

<KP> “几个月过去了，慢慢查可能还行，但你这不是没剩多少天可活了吗，看运气吧。”她摇摇头，“这人知道你的病吗，为什么偏偏选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知道是不是群发的，毕竟现在流浪汉失踪案不少。”但突然想到什么，“总之，费尔南多那边……”

<KP> “流浪汉的事费尔南多应该更清楚。不过就算求情，也不可能凭我一面之词……对了，我还没告诉他们你曾经是条子的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就知道）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也无伤大雅吧。”目移。

<KP> “你也知道吧，不见到更大的利益，老鬣狗是不会松嘴的。”

<KP> “如果真能弄出一条包治百病业务链，再由托雷斯帮垄断，他们大概不会追究你干掉一个喽啰的事——大概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们现在目标一致，我们都想找到陶德，假如能拿到那个法术，他自然有知道的权利。”眼睛凝视着她放下来披到肩上的长发，稍微走近了一些，把她散落的发丝拨到耳后，“我可以吻你吗？”

<KP> “嗯哼，作为余兴节目？”她抬手按住你的嘴唇，从唇珠划到唇角，“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进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想说我已经没有进步的空间了，因为臻至化境……）

<KP> （那有没有更持久（不）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驾轻就熟地吻了上去，在黑暗中得以宁静地休息片刻，末了分开之后，才说：“总之试着谈谈吧。”我可不信一个小喽啰能占那么大的情面，都是开战的借口。

<KP> “我的意思是你得去。”她捏了捏你的耳朵，“不过不管怎么看，你都不像马上要死的样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听这话真是让人高兴，我也不想相信，但是手术知情同意书还在床头摆着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过，现在就走？”

<KP> “你还想在外边一边被盯梢一边调查？那能查出什么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走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伸出两只手的手腕并到一起：“要把我绑起来吗，女士？”

<KP> 梅点点头，对你的姿态很满意：“既然如此，就把眼睛一起蒙起来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不是还要穿有铆钉的皮制绑带，戴上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笑了笑。

<KP> “哦，以前没发现你好这口？”她挑挑眉毛，“我穿着高跟鞋，需要我踩你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必了。”快要笑得岔气，“走吧走吧。”

<KP> 你被蒙着眼睛绑着手赶回车上，车子行驶了很久才停下，然后梅扯着绳子把你拉了出来。不知为何你感觉她早就想试着这么干一次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诚心诚意地觉得她有点隐藏爱好在身上。

<KP> 你听到微弱的音乐声，还有梅和看门人交谈的声音：“我带了费尔南多要的人回来。”

<KP> “下去吧，老地方。”

<KP> 然后梅拉着你走下楼梯，乐声逐渐变得震耳欲聋，灯光闪得即使蒙上眼睛也能隐约看见。

<KP> 可以过聆听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61/6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KP> 屋内十分嘈杂，想来有许多人在这里，没准还磕嗨了。梅拉着您，开门，关门——声音逐渐远去，但仍然存在。

<KP> “这就是那个家伙？”一个低沉的男声问，“他交代了些什么？”

<KP> 旁边大概是喽啰的人确认了您的身份。梅回答道“我想他愿意亲自和您说”，而您感觉到在身上打量的视线。

<KP> 没有人下令，自然也没有人解开您的绳索和蒙眼布，这也是一种威慑手段，会让你更无措、让他们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KP> “哦，好吧。让我们听听他想说什么。”男声说，“就从他是从谁那儿买了货开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甚至还在出神地想原来以前押解的犯人就是这个感觉，随后才说：“我不是买货的人，但我知道是谁在您的地盘上撒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事实上我正是追查那个人的事，才误入了——那个地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顿了顿，补充道：“我本人并没有吸粉的习惯，这一点相信肉眼就能看出来。”

<KP> “但你杀了我们的人。”那声音听不出喜怒，只是在叙述事实，“毫不犹豫。你是谁手下的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事实上我不是任何人手下的人，假如您没几天就要驾鹤西去的话，这几天之内做什么都无所谓，不是吗？”

<KP> “哦？仔细说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事关重大，我只能和您单独说。”

<KP> “好。”你听到有人鱼贯而出，而你被人背过手去反绑在了椅子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还真是防备严格。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以至少把眼罩摘下来吗？”

<KP> “就这样说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在说话激怒地鼠王之前，还是按捺住了自己的嘴：“事实上，那位私贩名叫陶德，他所卖的东西不仅是大麻以及其他的，还加入了一种药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停顿了一下，“这种药水来自一种古老的法术，能够以一些代价让病入膏肓的人恢复健康。”

<KP> “说下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个法术的具体内容，可能还在陶德手上，假如能得到的话……对每一个想要拯救家人、爱人、朋友或者自己的人，都是无价之宝，我相信您不会不感兴趣。”

<KP> “你在追查他，就是因为这个？我暂且相信你未在胡言乱语，但你怎么知道，那些东西在他手上？”

<KP> “如果他的药水真的治愈了人，我们不会收不到任何风声。而你查到他的速度甚至在我们之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因为我也要死了，溺水的人会抓住任何可以救命的稻草。”声音出奇地平静，因为早就接收了这个事实，“但你肯定听说过流浪汉失踪的消息。”

<KP> “那就是代价？”他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详细说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毕竟这个代价可不小，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而完成这件事的人，除了要遭受良心的谴责和噩梦的纠缠不休，恐怕更不愿意声张，他们恨不得谁都不知道，把这理解为奇迹才好。”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代价就是，1000ml 的同类血液，一个活祭品。”

<KP> “你理解错了。”那声音陡然威严起来，“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消息渠道？我的手下说了，你杀人的时候下手非常麻利，恐怕不是第一次吧。我知道第一次杀人是什么样子，他

们会发抖、会哭甚至没出息地吐出来，而你看起来可不像把这事放在心上的样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的权利吧。”眼神飘忽。

<KP> 他扯掉了你的眼罩。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过去保密的权利吧。我只能保证那和这件事没有半点关系……”一下子见光之后颇有些不适应，慢慢眯着眼睛待了一会儿后，才看向他。

<KP> 包间整体面积不大，有着独立的卫生间。墙壁一侧隔着玻璃桌摆放着两个棕色的沙发，台球桌和老板桌占去了绝大的空间。天花板上的换气扇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它所发出的噪音被屋外传来的音乐声所淹没。老板桌旁边放着一个实木衣柜。而短发的男人就站在你面前，俯身过来紧盯着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虽然但是，冒昧地问一句——那您第一次杀人也是那样吗？”

<KP> “这不是你现在该关心的问题。”他抬起你的下巴，“你这也不是在害怕的眼神。”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其实我是个……屠夫？”被迫抬头看着他的时候，忍不住调皮地眨眼。

<KP> “屠夫用的是刀，不是枪。如果你对我杀人的样子感兴趣，倒是可以亲自体验一下。”他用力地掐住了你的下巴，“说点有用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嘶……”微微发出吃痛的声音，湛蓝的眼睛仍然一瞬不瞬地看着他，“有用的我都说完了——噢，我还知道陶德的住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至于我的过去，我用我的生命发誓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KP> “把地址说出来。之后的我们再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么我把地址给他，“那我是否可以重获自由？”

<KP> “在有进展之前，恐怕你得继续呆在这里了。”他松开你的手，打电话命令手下去那里查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食宿全包？”

<KP> “那要看你的表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吗，乐意为您效劳。”轻轻笑起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他好看吗（？））

<KP> （r3d6（？））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问询结果: $3d6*5=(1+3+2)*5=6*5=30$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能孤注一掷吗）

<KP> （能）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问询结果: $3d6*5=(6+6+5)*5=17*5=85$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KP> （？）

<KP> “很好。”他勾起唇，露出牙齿，让这个微笑显得有些狰狞，但放在这个人的脸上却平白增加了吸引力，“你就先在这里等着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要笑没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去台球桌玩玩！

<KP> 你还被绑着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KP> 费尔南多出去喊人，把你转移到了一个隔音没这么好的包厢里，顺便收缴了你的手机，让两个人在外面看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安详坐着顺便听他们在吵些什么。

<KP> 过聆听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92/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KP> 你没听清喧闹声具体在说什么, 不过听起来他们也会在这里卖粉。而且来的人基本都是托雷斯帮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试试能不能挣开绳子?

<KP> 可以, 是活结。他们没有在屋里给你留吃的, 不过这里有零食和饮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么好)

<KP> (属于是互相给一点脸)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品尝一番。

<KP> 你嘎嘣嘎嘣嚼了一下, 感觉都还没过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研究一下门能不能打开。

<KP> 可以暴力打开, 不过你能听见外面两个看守的声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枪是也被收缴了吗)

<KP> (对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安详等着吧。

<KP> (我觉得不收属实是对不起他们的身份和智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笑死我了)

<KP>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在你昏昏欲睡时, 有人打开了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假装自己还被绑着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算了, 吃都吃了)

<KP> “我想我们对你们有些误解, 因此对我们有所隐瞒。”费尔南多走进屋来, 身后跟着两个拿枪的喽啰, “陶德和你交代得不一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意外: “他是怎么交代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等等, 陶德还在他家? 没跑路?”

<KP> “总之, 我们抓住了他。”他没有多谈, “现在是你们的口径不一样的问题——专心。”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们口径不一样太正常了, 毕竟我们也不是一条船上的。”摊手, 顺便拿起饮料喝了一口。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什么对不上?”

<KP> “听说你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逼供和迫害, 还抢走了他的货和女朋友,”费尔南多平静地叙述, “还有, 那药水并没有被他往外卖, 他卖的只是用它们浇出来的燕麦草, 完全不知道法术的事。你解释一下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诡异地陷入了沉默: “不能说完全不是真的, 但他不可能不知道法术的事, 因为正是我问他那份法术卖去了哪里, 他说——费尔南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以及法术的原件来源, 正是他的前女友, 那位小姐是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历史系学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至于药水和草的区别, 只是我口述发生了偏差, 这个不重要。”

<KP> “哦,”他平静地说, “那家伙不知道法术的作用, 只把燕麦草当成一种新型、效果极好的货——提醒你一句, 欺骗我的代价是很高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人都在这里了, 有什么骗你的必要呢? 他可能确实不知道法术是什么作用, 但他绝对知道那东西的流向。”有样学样地模仿他的语气, “提醒你一句, 那个人嘴里没一句真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毕竟可是他把我引到那里, 碰上你们的人的。”

<KP> “的确。不过你也绝不是什么普通人。”他笑了笑, “我会再向他确认。”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果然应该把他先弄死的。

<KP> 费尔南多转身出去，关上了门。

<KP> 过聆听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52/6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你听到他的脚步声远去，然后，隔壁传来了男人惨叫的声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觉得陶德真是太可怜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悠悠地叹息，然后继续吧唧小零食。

<KP> 过了一阵，费尔南多走了回来，告诉你陶德交代把东西卖给了一个叫普拉西多·萨默塞特的人。他们是用邮箱联系的，据说是普拉西多在網上发帖高价求购文书资料，他才动了心思去偷女朋友的文件。

<KP> “此外，”他看着你的表情，“提货的是个女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好极了，女小老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长什么样？他知道吗？”

<KP> “带着口罩，蒙着头发，不过应该是黑发。”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神催促你知道就快说，“眼睛是蓝色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会扎着马尾吧？”思考了一下，表情有些僵硬。

<KP> (艾丽西亚是褐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那就好)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吓我一跳)

<KP> “据说是发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印象里有这么一个人吗？

<KP> 不好说，凭这描述可以定位出很多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描述太笼统了。”

<KP> “我想也是。……不过，你之前提到的，陶德的前女友，既然她曾有这份法术的原件，难道就没留下点什么来？备份，记录，什么都好，向我证明你不是在胡编乱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要到了主持她的研究的人——也就是教授的联系方武，你要确认一下吗？我还没有打过。”

<KP> 他用你的手机拨出那个号码，随即按下了免提，把手机递给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接过手机。

<KP> 手机响了很久，才有人接起电话：“您好，机主刚刚吃完安眠药准备睡下了。请问有什么事找他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您好，我是丽兹小姐的朋友，打电话来是想说一下……丽兹小姐正在研究的那个已经消亡的宗教以及相关仪式的资料，被她的前男友弄丢了，想问问您这里还有备份吗？”

<KP> “请稍等，我去叫他。”

<KP> 过了一段时间，你听到一个伴着咳嗽的声音：“您好……您说什么文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个已经消亡的宗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以及一个能治愈任何疾病的活祭仪式。”

<KP> “什么，她怎么这么粗心！那是唯一一份原件了！”他大声咳嗽起来，“让她写一份检讨给我，不得少于一千词，如果找不回来，她会面临处分……咳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您消消气，消消气，但不是她弄丢的，是她的前男友，因为黑市上有人高价求购而偷走的。”为丽兹开脱一下。

<KP> “什么，黑市！”他听起来更生气了，“报警，马上报警，那东西不能流落到外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用“你听到了吧”的表情看了一眼费尔南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知道了，多谢您，您好好休息。”

<KP> “你确定她没把这东西借给别人？”老人咳了一阵缓过来，又追问，“和她一届的学生，有向我借这份资料的。”

<KP> “我知道你们这些孩子，喜欢替别人担责任，以为这是帮忙……但事情不是这样办的。我不生气你们撒谎，只要知道改正错误就行。”

<KP> 老教授没有挂断电话，似乎是想听你说出这不过是一个恶作剧……之类的解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有再提黑市的事，转而问道：“还有谁借过笔记？”

<KP> “哦，我以为你知道？她的朋友，娜奈尔·施密特，计算机系的，来找我要这份笔记……但我没给她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丽兹没和我提过，那我回去问问她？”再次表示了一些多谢您，早些休息，别气坏了身子，我会再和丽兹沟通，我替她道歉了之类的寒暄话。

<KP> “哎，好吧，好吧……”教授嘟囔着挂了电话，听起来越来越不清醒，大概是立刻就去睡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放下电话递给费尔南多：“我没说谎，费尔南多先生。”

<KP> “你认识那个丽兹，是吧。”费尔南多用一种确定的口吻说，“带我们去找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不然劳烦您单独跟我去，她只是一个女大学生，会被您手下这个阵仗吓到。”

<KP> “另外，在刚刚几个小时里，有个叫卡尔的人打来两次电话。”他说，“你想好办法和他解释了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沉默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说怎么了？”

<KP> “没接。”他直言，“我们四个人去，可以只有你和我进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也行，让我给卡尔回个电话。”

<KP> “好。”他拨出卡尔的电话，又一次按了免提，“你说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妈的变态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忍气吞声接过来

<KP> （一般操作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和我觉得他变态不冲突）

<KP> “杨，出什么事了？”卡尔接通后匆忙地说，“艾丽西亚和我联系了，我们听说下午发生了枪击案，猜是不是你做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什么事，我现在在……云顶。”往嘈杂的那边墙靠了靠，“……嘶……这边太吵了！我明天再联系你——嘟嘟嘟——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泰然自若把手机收了起来，看一眼时间。

<KP> “喂，杨……”卡尔还在那边试图说些什么，但是你已经挂断了。

<KP> 你发现现在已经十一点了，难得费尔南多有半夜出门逼问的雅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现在是不是太晚了？您不休息的吗？”

<KP> “时间宝贵啊。你不是快死了吗？”他戏谑地说着，从你身上把手机拿了过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对手机望眼欲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明天还要去医院取检查报告。”

<KP> “没关系，我们的人可以陪你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挑眉，“谢谢您，再折腾几下我可能五天都活不过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儿有卫生间吗？”

<KP> “有。”他点点头，“大卫和比尔会带你去，然后带你上车。别让我等太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多谢。”礼貌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有个问题，明晰之水的配方在我身上还是在医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啊我还给丽兹了我想起来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当我背下来了吗)

<KP> (你还给她了)

<KP> (不过你收缴的草和刚拿到的包裹都在医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

<KP> (过困难灵感看你有没有背下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灵感结果:1d100=57/9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啧)

<KP> 两个喽啰压着你进了厕所,似乎打算在你提上裤子之前都一直这么盯着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面无表情放了个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展现了绝佳的压枪技术,施施然洗手出去了。

<KP> 他们带着你离开厕所,来到车上,其中一个自觉地去开车,另一个和费尔南多一起坐在后座,把你夹在中间。说实话感觉挺怪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说实话挺怪的,趁机打量费尔南多身材如何。

<KP> 过个侦查吧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29/60 困难成功,光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荣我们在天之父。

<KP> 他有着强健的体格,肌肉结实,紧绷时能看见分明的线条;你注意到他的左手腕上还包着绷带,之前对你做什么的时候,用的基本都是右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什么叫对我做什么,这话真怪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顺便打量一下他的武器携带情况。

<KP> 他的枪收在腋下枪袋里,看型号应该是一把.65的左轮。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另外两个人呢

<KP> 另外两个人带着的也是同样的枪,不过你注意到车里还放了一把12号SPAS霰弹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放在哪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个我没技能啊)

<KP> 放在费尔南多那一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真的很好奇费尔南多在想什么,但是控制住了我自己,浅浅在左右为男中翘了个二郎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说起来,陶德怎么样了?你们找到他的时候,生龙活虎吗?”

<KP> “他正从医院里出来。”费尔南多回答,“你下手挺狠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吗?”笑,“难道不是罪有应得——居然还能去医院,我以为他在家里爬着吃草维生呢。”

<KP> “你在为他的前女友鸣不平?”他听起来有些好奇,“这位丽兹小姐听起来倒是挺神奇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算不上,顶多是看到蟑螂就想踩个粉碎。”

<KP> 他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车子很快开到了丽兹住的地方。

<KP> “在这里等着,你们知道怎么做。”费尔南多吩咐完,把手按在你肩上,推着你去敲丽兹的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假装和费尔南多好哥们一样敲门了

<KP> “谁啊,这么晚?”丽兹听起来有些警惕,“我会报警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是我,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抱歉深夜打扰，但我有些事想问你——对了，我还携带了一位朋友。”咬重了朋友两个字。

<KP> “哦，原来是你！”她听起来完全放松了，说着打开了门，“请进吧，我还在想办法凑齐论文的参考文献，哦，你好！”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位是——”摊手向费尔南多，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KP> 她有些惊讶地看向你身后的费尔南多，后者只是露出一个微笑，先把你推进去，然后打量了一圈屋内，反手带上了门：“费尔，幸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假装没被推一样走进了：“我给教授打了电话，得知一件事。”

<KP> “”

<KP> “你不会把我丢了文献的事告诉他了吧！”丽兹扯住你的衣领，“不要啊！千万不要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很遗憾但他已经知道了。”我带着歉意，“能给我倒杯水吗，有点渴。”

<KP> “哦，好……”丽兹垂头丧气地去倒了两杯水给你们，“教授是怎么骂我的……？”

<KP> 费尔南多只是接过了水杯，装作喝了一口就放下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在心里骂了他一句，“倒是没说什么，不过他提到一个人，娜奈尔曾经找你们借过资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感觉我能想到的手段都挺明显的（目移）

<KP> “啊，对。她是我闺蜜嘛，当时经常听我抱怨课程论文难和教授要求多的事，也对教授的研究有点兴趣……不过那时候资料还在教授那，我拿不出来。是等到我出来度假、教授正好出了意外，资料才被寄给我的，娜奈尔从头到尾没看过这个。”丽兹回忆着，“她不会和这件事有关吧？”

<KP> （潜行按 F）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费尔南多的探测范围得是三百六十度吧！）

<KP> （笑死了，已经亮红光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她长什么样？”我大口喝水。

<KP> “黑头发，蓝眼睛，戴眼镜。”丽兹形容了一下，“不高，和我差不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了一眼费尔南多，继续和丽兹说，“你有她的住址或者联系方式吗？”

<KP> “她在我离校的时候还在学校宿舍里，现在应该回了她家吧？”丽兹写了一个隔壁市的地址，外加一个手机号码，“要是她来了这边，我肯定要约她出去逛街。不过她有段时间没联系我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多谢。”接过地址和手机号码，“可能确实有必要联系她一下。”

<KP> 费尔南多看着你们，若有所思：“多久了？”

<KP> “我想……有一个月了吧，不过她这三四个月好像都特别忙。”丽兹咬了咬嘴唇，“也怪我，一直没听说她家里发生的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她家里……有人病危吗？”

<KP> “是啊，说是癌症晚期了，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只能活一天算一天……”她叹着气，“我后来想劝她，但也没什么办法。难道说人总有一死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她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KP> “外人可能觉得她有点不好相处，但她对熟人都特别好，而且又聪明做事又利落，只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来，显得郁郁寡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偶然觉得不太好受，或许是因为相近的处境，或许是因为她似乎本来也并非恶意如此：“我知道了……论文那边，我替你向教授道歉了，下次可千万小心点，别再让任何人拿走了。”

<KP> “嗯，那要先有下次……”她摇摇头，“我不是只有你拿回来的那些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她是猪吧）

<KP> “可以借给我看看吗？”费尔南多笑着上前一步，话里满是志在必得，“你现在有的资料，应该也很有意思？”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很想拿那把喷子把这栋房子里的人都杀了。

<KP> “啊，也可以……”丽兹说着去拿资料了，看起来准备再开一次神秘学小课堂。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对了丽兹，手机能借我一下吗？出门忘带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们去看资料吧，我看过了。”

<KP> 丽兹把手机递给你，费尔南多笑道：“就在这里看吧。”

<KP> 他投过来的眼神意思再明显不过——你想干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明天本来约了女朋友吃饭，看来不能成行了，我得知会一声。”同样的眼神看过去——有什么问题吗，然后迅速群发艾丽西亚和卡尔短信，简短地带地址：
HELP——S·Y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随后拨通艾丽西亚电话。

<KP> 费尔南多啧了一声，过来打算扭住你的手臂。敏捷对抗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84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结果:1d100=89/75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你拨通了电话，费尔南多则拔出了枪。丽兹惊呼一声。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63

<KP> 楼下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听见这声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心跳剧烈时反而笑了出来，“你想清楚，这里还有平民。”我要拿起手边的水杯砸过去顺势缴械。

<KP> 过斗殴对抗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26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斗殴结果:1d100=95/8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就是说我砸个水杯有没有分散注意力的作用（目移）

<KP> 他轻松地抓住你的手臂在背后反剪，控制住了你的行动，顺手把手机按掉了。

<KP> （人家是困难）

<KP> “麻烦把资料拿出来，丽兹小姐，”他的声音还听不出来气喘，倒像是游刃有余，“你也不想这里发生什么流血事件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气得眉心突突直跳，但还是保持着诡异的笑容：“我现在宣誓加入托雷斯帮还来得及吗？”

<KP> 丽兹好像终于明白了情况，脸色苍白：“所以是你威胁他来……你放开他，我去拿资料。”

<KP> “去拿。”他简短地命令，“现在。”

<KP> “好……”丽兹唯唯地答应了，钻进了屋子里。费尔南多挟持着你往那边过去。

<KP> 丽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但没有人留意它。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现在只有祈祷了。

<KP> 费尔南多并不打算理会你的话，只是用力攥住你的手腕。

<KP> “给你……”丽兹拿着一叠纸张咬了咬牙，迈开步子走向你们。

<KP> ——然后在路上摔了一跤。纸页飞得到处都是，费尔南多的视线偏移了片刻。

爱症晚期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17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59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试着挣脱下

<KP> 丽兹借着扑在地上的力度猛地撞向你们，费尔南多一时不察，同样被绊倒了。你也得以成功挣脱。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要狠狠踩费尔南多的手腕，然后用膝盖顶死他的腰椎。

<KP> 过奖励骰斗殴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93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斗殴结果:b1={1d100=88 奖励[9]}=88/8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你和他在地上滚成一团，都没有对对方造成伤害。

<KP> 斗殴对抗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75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斗殴结果:1d100=95/80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76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还对抗吗)

<KP> 丽兹想试着抓住他的脚，不过也失败了。

<KP> (你们现在是二对一，继续对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原来如此)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45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斗殴结果:1d100=39/80 困难成功，光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荣我们在天之父。

<KP> 这一次你终于成功地制住了这位黑帮头领，不过他仍在挣扎，看上去不像太担心。

<KP> “还、还需要我干什么？”丽兹狼狈地爬起来，去外面抓手机，“手机……在响……”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先拿根绳子来，顺便接通。”我重复想做的动作，先对他的手进行一个陶德的如法炮制。

<KP> 丽兹接通电话，艾丽西亚带着怒气的声音立刻传来：“你他妈现在是在云顶吗？惹了什么事？”

<KP> “绳子……”丽兹小声地把绳子递给你，费尔南多被你拽脱臼时咬着牙从喉咙里溢出几声很轻的呻吟，而艾丽西亚似乎……听到了这些，变得更生气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她妈发了定位，立刻带人过来。”压抑着火气，嗤了一声“要不然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给费尔南多绑个花结，死死的，把枪拿出来，跟丽兹：“来团布给他嘴塞上。”

<KP> “你最好不是磕嗨了来消遣我。”她问，“情况如何，敌人有几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费尔南多在这儿，外面两个手下，两把枪一把喷子，你再来迟一点可能就不知道多少个了。”

<KP> 你收回了自己的手机，收缴了他的枪，丽兹拿给你一团颜色有点可疑的布。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颜色有点可疑，不会是袜子吧)

<KP> (阿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毫不留情地塞进费尔南多嘴里。

<KP> “知道了。”艾丽西亚没挂电话，能听到那边的机车引擎声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去找那堆资料里的明晰之水。

<KP> 费尔南多阴郁地怒视着你，但说不出话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对了，把门堵死，拿一切能堵住的东西。”

<KP> 丽兹去艰难地推桌子了。你从资料里找出了明晰之水的配方，以及丽兹的另一些笔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别的笔记看一眼有没有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花点时间把明晰之水的配方背下来。

<KP> 你看到这是丽兹的一些猜测，其中提到了画法阵的血液如果混了水是否仍然有效、祭品奄奄一息效果是否会更好之类的假设。

<KP> 过灵感背配方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灵感结果:1d100=5/90 大成功！即使坎坷难行、荆棘遍地、苦难难当，主都应许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过了一阵，你听到有人谨慎地敲了敲门。似乎是固定的节奏，而费尔南多眨了眨眼看向你们，意思不言自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能听出是什么节奏吗？

<KP> 好像是一支曲子，不知道地下酒吧里有没有放过。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把费尔南多用枪顶着走到门口，给他接一只手。

<KP> 他在门上敲出了另一种节奏。门口的脚步声有一个远去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是不是 fbi 和黑帮火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费尔南多拎走，然后我把明晰之水配方冲进厕所，顺便看看窗外的情况。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怜的丽兹)

<KP> 外面那辆车没开走，不过能看到一个喽啰在打电话。

<KP> 另外，你听到艾丽西亚在电话里说：“我们快到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在费尔南多耳边说：“你不是想知道我之前是做什么的吗？马上你就知道了。”

<KP> 从他的眼神来看，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别这么看我，眼睛挖出来我也是做得到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注意点，他们可能在喊人了，你到之后把门口那俩解决掉，我们尽快撤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丽兹家是几楼？

<KP> 一楼。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走窗户。”

<KP> “我希望你已经拿到了他们的犯罪证据？”艾丽西亚反问。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窗户朝街道吧)

<KP> (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恩……贩毒行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在窗边待着，看她过来我就打开窗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很遗憾我没有直接的，但是我可以造伪证。”语气略显无辜。

<KP> 艾丽西亚没有回答你，只是猛踩了一下油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唉，我觉得她在骂我。

<KP> 那当然了。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27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15

<KP> 你看到在打电话的那个人应声而倒，而另一个人回头张望，片刻后同样倒了下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你好牛，战神，谢谢老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打开窗户吹口哨。

<KP> 随后，一辆车才开到了窗户前。你的前女友连车窗都没摇下来，只是在电话里冷冷地说：“麻醉弹——快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先把费尔南多扔出去，然后给丽兹搭把手，最后自己出去，上车。

<KP> 你们来到车上，卡尔坐在副驾驶，担忧地看向你们：“警察稍后会来。你们有人受伤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有，我差点死了。”报以微笑。

<KP> 艾丽西亚没管这么多，直接飞快地驶离街道：“去哪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先把此人送去拘留吗？”

<KP> “先提供足够的证据。”艾丽西亚摇了摇头，“这帮家伙对拘留和假释那一套很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有一些毒品在医院里，假如你觉得足够的话。”

<KP> “你，在医院，藏毒品。”艾丽西亚一个词一个词地说，“你还干了点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冤枉啊，那不是我买的。”有委屈，但不多，“是他的手下在看的货——姑且可以这么认为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缴获毒品的地点就是枪击案发生的地方，你应该明白了？”

<KP> “行吧。你知道我要补多少流程和签字吗？”她摇摇头，“现在去医院拿你的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捕获了费尔南多，这功勋不够你吃一年吗？与此相比，那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代价。”

<KP> “你还是这样。”她简短地评价了一句后，就不再说话了。

<KP> 车子来到医院，这时天色已经全黑，仅有急诊室还亮着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意识到了什么，陷入沉默。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去去就回。”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让卡尔到后面来看着费尔南多，我上去拿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路过急诊室的时候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KP> 卡尔看住了他，而丽兹瑟瑟发抖：“我……我该去哪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先跟我们走吧，这样比较安全？你觉得呢？”看艾丽西亚。

<KP> “嗯……好。”丽兹点点头，艾丽西亚以那种“你又在外面勾搭小姑娘了”的眼神看向你，然后发话：“可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怜的女大学生终于发现他身边没一个省油的灯)

<KP> 急诊室里坐着的是亚伦医生，他看见你的时候明显一惊，快速地在电脑上操纵了一下：“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怎么是你？我在心里无奈地吐槽，“回来拿点东西，我马上还要出去。”

<KP> “等一下，关于你的检测报告……”他咽了口水，“……你现在想听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今天值班？”停顿了一两秒钟，“说结果吧。”

<KP> “……手术，成功率又变低了。”他捂住脸摇了摇头，“我很抱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不是你的错。”几乎是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你的事情解决了吗？”

<KP> “……解决了吧，我想。”他艰难地点了点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事，解决不了的话可以跟我说。人嘛，总是会想在生命的最后留下点什么。”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赶时间，先走了。”

<KP> “嗯，好。”他看向你，神色复杂，但没有阻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怎么感觉需要心理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总之我上去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值班的护士。

<KP> 你看到当班的护士夏洛琳正走过走廊，她也看到了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走过去：“亚伦医生最近遇上什么问题了吗？”

<KP> “哎，数据库被人入侵了。”她小声地说，“医院病人的信息泄露了……也不知道到了谁手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知道了，谢谢你，有空你跟他说一下，这件事就快解决了。”

<KP> “好。”她有些疑惑，但还是答应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上去取东西，把一些草也带在身上，顺便把花里胡哨的衣服换下来，换成简单的黑西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精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艾丽西亚：你居然让女人等你换衣服）

<KP> 你收拾了一番，大麻烟也要带走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带带，这是物证

<KP> 你带上物证，换好衣服就出去了。车还在那里等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进车之后把物证扔到汽车前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先去警局还是先去找那个你们正在追查的人？虽然我不确定她是不是还在那里。”

<KP> 艾丽西亚戴着手套把它们收起来，用批判的眼神看着你：“你在上面留指纹了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手套不离手的。”给她展示了下我钟爱的战术手套。

<KP> 她点点头：“亏你还记得。先把人放下吧，你打算带着他去调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还是我还在和你共事的时候——的其中一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去警局吧。顺便给你个邮箱地址，看看能不能查到 IP。”我把小老头的邮箱和娜奈尔的地址给她，“假如重合就好办了。”

<KP> “哦。查这个也需要时间，让我看看吧。”她确认收到了地址，没接你的话茬。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在去到警局之前都没说话了。

<KP> 你们开到警局，丽兹大概是觉得这里安心所以留下不走了，费尔南多被暂时收押，艾丽西亚把地址交给了技术人员……而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尽管在这个时候应该感到困倦，但刚才得知的消息多多少少冲淡了一些，看向艾丽西亚：“你要休息一会儿吗？”

<KP>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她重新扎了一遍已经有些散乱的头发，“有一批同事也过去支援了，如果托雷斯帮的人还在聚集过去，那他们就很危险。”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去帮忙？”

<KP> “你已经退役了，多你一个不多。我们都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有再坚持：“那么明天再继续吗？调查。”

<KP> “是啊。”她说，眼神已经从你脸上移开了，“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我们这两天查到不少……你去问卡尔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抱歉。”我向卡尔，走之前留下了简短的一句。

<KP> 她没说话，你只听到一声悠长的叹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或许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我总是太过明白这个道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走向卡尔，一扫方才的沉重：“准备去哪儿休息？我可以借宿一晚吗？”

<KP> 卡尔跟你走到另一间室内，倒也没问什么，而是简短地叙述了一下：他们查到收到信息的人都是绝症患者及其家属，涵盖了不止一家医院。

<KP> “我们今晚恐怕和犯人一个待遇了。”他最后笑了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是吧——可以加点钱住单人囚室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件事我也有所耳闻，并且大致锁定了一个目标，还得多谢费尔南多呢。”

<KP> “出于节省空间的考虑……没关系，不会太糟。”他说，“你怎么打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不然这样，咱俩出去开房怎么样，住最好的，我请。”

<KP> “……？你认真的？”他表情有点僵硬，“不了，我想在这里更方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认真的，反正这附近应该有吧，你还差这么一点时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别想多了，没有客房服务。”乐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KP> “不用了。”他再次拒绝，“我在这里休息就行。”

<KP> （你看上去是想泡完一个再泡另一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接下来的打算，大概就是去调查那个人了，不出意外的话，法术资料在她手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真的没有（冤枉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确定？那我自己去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美美地点一顿夜宵——”

<KP> “嗯，好好享受。”他说着先离开了，口中喃喃海伦的名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笑死我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吧，那我真的只好独自享受这一切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知道梅会不会牵扯到这件事来？一边想着这些有的没的，一边真的出去开房住酒店，既然卡尔不来，那我叫两个应召女郎也是合理的吧。

<KP> 你叫了两个，r3d6APP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问询结果: $3d6*5=(2+5+1)*5=8*5=40$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问询结果: $3d6*5=(6+1+1)*5=8*5=40$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叫到之后我欲言又止，塞钱让她们速速离去。

<KP> 她们满意地抖着腰上的游泳圈离开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躺在床上天马行空地思考，一会儿想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一会儿想路易斯现在在做什么，一会儿惋惜费尔南多真是长了张好皮囊，没睡到好可惜……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睡着了。

<KP> 你打算睡几个小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睡到艾丽西亚给我打电话（？

<KP> 九点的时候，你接到了卡尔的联络。他说艾丽西亚忙了一晚，现在才睡下。

<KP> 而你发现，分析的结果已经在凌晨五点传到了你手上——是一致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来她没搬家啊。”叹了口气，起身洗漱，和卡尔说：“我们现在过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哦不对，我也可以引她出来。”

<KP> “你打算怎么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说我拿到血了，看看她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KP> “好主意。”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去找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在酒店美美地吃个早餐，顺便给小老头发去了如上的信息，问她：“你准备怎么接收？”

<KP> “在你选定的地方画好法阵，然后就不必再做什么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还是那个地下室吗？”

<KP> “如果你选定了其他地方，告诉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了，我去查看了那个地方，就很好——但是，你说好的东西，我怎么保证你不会实现之后就跑路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可没几天好活了。”

<KP> “你也说了，你没几天可活了。那么你为什么自己不自己实验一番呢？我知道你已经拿到了我订购的东西。”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需要那个法术。”

<KP> “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报酬，你的第二次生命。接下来，让我们谈谈法术的具体情况。”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请说吧。”

<KP> “你需要多次吸食那些烟卷，以适应明晰草带来的影响，毕竟明晰草会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感官冲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镇定才有可能成功施法。”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

<KP> “准备一个活人作为祭品，放在法阵中间，保证他在念出咒文的时候不会离开法阵，直到他死去。否则，法术就会失效。”

<KP> “几分钟后，你就会得到健康的身体。这就是我能提供给你的报酬。”

<KP> （好像有歧义，总之念咒是你念）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咒文呢？”

<KP> “你开始之前联系我，我自然会给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那么今晚我就会去地下室。”

<KP> “祝你顺利。”对方简短地回答。

<KP> 按法阵的大小估测，要画完恐怕也需要一两个小时。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呃，她是不是没告诉我法阵怎么画）

<KP> （图片 jpg 传给你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痛苦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不然让斯图尔特自己买个骰子骰一下吧）

<KP>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么就这样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在找卡尔之前，我先前往一家 trpg 道具店。

<KP> 你找到了，正好开着门，里面还有人在面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我买两个漂亮的，蓝色描金的十面骰。

<KP> 你买到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可以，那我直接在桌面上骰了。

<KP> 这时，旁边一个玩家正好在骰坠落伤害的时候扔出了 12。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KP> （自己过吧）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活下去结果:1d100=42/5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笑了笑，把十位的 4 缓缓拨到 9 的位置，然后抓起骰子放进口袋里，走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去找那个路边的小偷。

<KP> （？）

<KP> （怎么还自己改的）

<KP> （布尔是吗）

<KP> 你在路边发现了她。他还是一副犯了瘾的样子，对你嘿嘿傻乐。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帮我收购 1000ml 猪血，保鲜，晚上就要。”

<KP> “啊？哦……”他搓搓手指，“那您把钱给我，送到哪儿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把地下室的地址和钱一起给他。

<KP> （给了多少，有留给他的报酬的量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的有的）

<KP> 那他屁颠颠跑了……估计是打算先嗨一阵。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开始担忧是否靠谱）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去找卡尔了。

<KP> 卡尔问你打算怎么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她好像准备拿我做实验，我准备了血液……猪血，但是可能需要一个人配合做活祭的祭品，想必那个时候她会看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们可以分两路，一边在地下室那里守株待兔，另一边在她家附近蹲守。”

<KP> “不会就我们两个人吧，还有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恩……艾丽西亚不准备一起吗？”表情有些诡异。

<KP> “我想她会来，但不确定她会跟着哪一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就看她愿不愿意支两个人一起了。”

<KP> “知道这事的越少越好，警察们恐怕只能去她家蹲守。这样一来，大概就我们几个了。”

<KP> “你还能找到其他人帮忙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总之，我要在里面念法术，你或者她负责扮演祭品……一定要说的话，丽兹或许可以，或者我的医生，以及一个可能会磕嗨的流浪汉。”看着他，“但是确定要把他们扯进来吗，没准会帮倒忙。”

<KP> “听起来不靠谱。”他摇摇头，“就我们三个吧。”

<KP> “我们先去准备，等她醒了，再问她打算怎么参与进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点了点头。

<KP> （你吸几口吗（？））

<KP> （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真的要吸吗，甚至都是猪血）

<KP> （我就问问，没有什么做的话就直接晚上）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不然我去给我爸妈写封遗书吧（草））

<KP> （也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么我就找个安静的地方给父母写遗书了，大致安排了一下遗产继承和下葬，下葬方式理想的和对路易斯说的差不多，实在不行就随他们心意，然后开始说现在的试管婴儿技术已经很成熟劝他们趁早再要一个。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墓志铭写 *Alea iacta est*——骰子已经被掷下。

<KP> 你妥善地安排了身后事。打算把它托付给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它给医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帮我给他们，拜托了。”

<KP> 那么医生接收了它：“我会尽力让它没有被寄出去的机会。”

<KP> 在下午的时候，艾丽西亚听说了你们的计划，并问你应该怎么执行——比如，祭品是不是该被绑着什么的，如果娜奈尔出现是不是直接抓住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理论上是这样，只要确认祭品在念完法术前不会逃走即可，但是为了你们方便以及可能的生命安全，我们没必要这么严谨。”摆了摆手，“至于娜奈尔，抓捕的时候注意别让她想办法自裁就好——您还有什么建议吗？警察女士。”

<KP>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她定罪。”她摇摇头，“她自己不一定沾了手，即使说她教唆杀人也需要证据，不过可以从别的方面考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比如呢？”

<KP> “比如你在医院里藏的毒品，是不是她买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想得很周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格兰芬多加十分）

<KP> “然后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去蹲守她家了。当然，介于私人领地法我们不能直接闯进去，但她一旦出来，我们就能逮捕她。”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完美的指挥。”我送上掌声。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另外我还有一个小疑问，既然只是在演戏，假如她发现没有效果就不露面，而且也不在家，要怎么办？”看向艾丽西亚，“你知道她想要拯救的人现在在哪所医院吗？”

<KP> “我可以查查。不过，你没抱着——用她的重要之人威胁她的念头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假如有必要的话。”

<KP> 她不赞同地看着你。

<KP> “那边的人就交给我来负责。现在准备仪式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还有别的方案？”往后一靠。

<KP> “你怎么骗她我不管，但我会保证无辜者的安全。”

<KP> “没有人是该被牺牲的，我想你最好清楚这一点。”

<KP> 她说着准备离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也没说牺牲谁。”摇了摇头，感觉此人还在翻旧账，准备去看看猪血快递到没到，望向旁边的卡尔，“你跟我走？”

<KP> 卡尔点点头，叹了口气：“你们处得不好？我没见她这么针对过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嗯，可能这就是前任再见面的感觉吧。”轻描淡写带过去，准备开车去地下室。

<KP> 卡尔欲言又止，和你一起开车来到了地下室。布尔还在进车的门口靠着，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KP> 看到你的车，他还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大概又是想要钱。

<KP> “给根烟抽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拿出点小费搁他手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从哪儿买来的？”随口问一句，去检查猪血情况了。

<KP> “屠宰场……”他乐颠颠地走了。你进入停车场，发现一个装满了猪血的脏桶，散发出不太好闻的气味。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开始思考猪血加古龙水是什么味道，但还是勤勤恳恳把那桶东西搬出来，jpg 也一并发给卡尔：“来帮帮忙。”

<KP> 卡尔勤勤恳恳地和你一起画着法阵，你们在天黑前做完了这项工作。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勤劳的祭品，上帝看了都要为你打开大门。”忍不住笑了，拿出绳子，“想要什么结？”

<KP> “活结，谢谢。”他点头。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给他打了一个美丽的蝴蝶结。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把卡尔放到法阵中央之后，拿出手机，先给艾丽西亚发信息：“我准

备好了，你那边呢。”

<KP> “查到了，她不在医院，也不在家。那名长辈是她父亲。”

<KP> 卡尔在法阵里笑了一声：“你不觉得绑得有点早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看她家里有没有物证。”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早吗？”看向卡尔，“给你一点时间回忆和海伦感同身受的感觉？”

<KP> “在取得她的口供或同意前，我们不能私闯民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好，我知道了。”

<KP> “那我真是要谢谢你。”卡尔说着。眼里没有笑意，“是啊，我当时就在这里，一点点失去体温和血液，变得寒冷……”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扣一上帝原谅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对您的遭遇感到抱歉，女士，我们尽力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其他的受害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什么时候开始联系她？”和艾丽西亚沟通。

<KP> 卡尔和海伦絮语着什么。艾丽西亚说：“你决定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就现在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发完这条信息，我给娜奈尔邮箱发了几个词：“我准备好了。”

<KP> “你在午夜零点念出咒文就行。”文件里附上了完整的咒文。

<KP> “吸过明晰草了吗，什么感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和吸毒差不多——你怎么保证这串我不认识的东西是正确的？”

<KP> “我没法保证，但也没必要骗你。看你信不信，又敢不敢赌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现在几点了？

<KP> 现在晚饭时间还没过。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确实绑太早了，我真心诚意地对卡尔感到抱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饿吗？”关怀地上的祭品同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硬不硬？要不然我给你找个床垫？”

<KP> “哦……不是很饿，我们几点开始？”

<KP> “如果要隔很久，可以先把我放开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好吧。”一脸可惜地走进去给他松绑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就是说我在想用猪血之后假如我真的念了咒语）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会不会变成一头猪）

<KP> （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了吧大概）

<KP> 丽兹打来电话，问她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我咨询一下猪血的事情（？）

<KP> 她告诉你，使用错误的血液会让仪式失败，不产生任何效果。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顺便把咒文和法阵发给她，讲一下详细步骤：“这和你之前见过的一致吗？是否还有印象？”

<KP> “是的，我想这就是……”她对照了法阵和咒文后说，“这样一来，资料大概就齐了，我会再研究一下试试看的！”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实在是近在咫尺了，即便是到了现在，也会忍不住设想假如法阵上是真真正正的人类血液的话……

<KP> 那么，请在这里 ra 一个 5 吧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数值结果:1d100=88/5 失败，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您仍须负重前行。

爱症晚期

<KP> 苦痛转移术（原创法术）

<KP> 消耗：5点 POW，1D6点理智值（杀死祭品的理智损失未计算在内）

<KP> 施法用时：可变轮数

<KP> 这个法术可以用来治疗包括人类在内动物的疾病、伤痛和法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法术仪式必须在午夜且月光无法触及的地点进行，需要用血液在地面上绘制一个特定形状的法阵，并有一名健康的活祭品在仪式过程里时刻位于法阵之中。血液、祭品必须和法术目标为同一物种，例如想通过法术治疗人类的疾病，则血液需为人血、且祭品也同为人类。

<KP> 开始仪式时，施法者需要通过药物或其他法术来提升自己的感官，以能正确地念出施法咒文、并和法术的力量之源进行接触。辅助施法的药物可以为明晰草。在使用明晰草后，施法者需在脑海中想象法术目标的样貌，并念出咒文。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幻视、幻听和不自然的躯体症状，使施法者需要通过一个意志检定来维持精神状态以完整地念完咒文。若此时施法者在脑海中想象的是自己的重要之人，他将在意志检定中获得一个奖励骰。

<KP> 若成功念出咒文，祭品就会感受到如灼烧般的剧痛且每轮损失1D4点生命值。维持祭品位于法阵之内直至其死亡，法术就会成功。若祭品离开法阵，伤害即刻终止、且法术也会失效。

<KP> 仪式成功后，法术的目标会在几分钟内恢复健康，且被治愈的病症会出现在祭品的尸体上。此法术不能用来延缓衰老、修复残缺的肢体器官或将死者复活。

<KP> （总之你学会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学会了）

<KP> （没什么要做的我就拉时间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猴）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52

<KP> 你和卡尔简单吃过晚饭就回到停车场，一直等到零点——邮箱问你：“开始了没？”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让卡尔摆好姿势，回她：“现在就开始。”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随后我开始试着念诵咒文，顺便观察卡尔的反应。

<KP> 卡尔毫无反应，闭着眼睛装作被打晕了，演得很逼真。

<KP> 过了几分钟，邮箱又问：“效果如何？”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忍笑忍得略微辛苦，随后我装作反应了一段时间，才回：“……他死了，我不知道成功没有，或许要去医院检查——但是好像，身体舒服了一些。”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发信息给艾丽西亚：“看到娜奈尔人了吗？”

<KP> 艾丽西亚说：“她没有出现在家中和医院，恐怕在你们附近躲着吧。”

<KP> “明白了。带走祭品，离开那里，不用管其他的事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拿出手电筒照亮地下室内，看看有没有什么。

<KP> 这里没有通电，漆黑一片，没有什么变化，你只看见了角落的楼梯。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给卡尔解开绳子，来个公主抱。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个楼梯是下来那个车道吗）

<KP> （不是，是两个）

<KP> 卡尔有些犯窘，不过没有挣脱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难道你更喜欢被拖出去？”低声说着，朝楼梯那边走过去。

<KP> 过潜行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潜行结果:1d100=39/60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57

<KP> 你仍然打着手电吗？

爱症晚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收了, 我不是抱卡尔呢吗)

<KP> (我猜也是)

<KP> 你在黑暗里小心地前进着, 来到了这栋建筑的一楼。有几盏白炽灯微弱地亮着。

<KP> 过惩罚骰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p1={1d100=42 惩罚[6]}=62/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栓 Q)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96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把卡尔放下来让他自己行动。

<KP> 过聆听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1d100=93/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笑死我了有来有回的)

<KP> (你手机静音了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但是作为一个前特工, 应该有这个习惯吧)

<KP> (好)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29

<KP> 过惩罚骰侦查或聆听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56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p1={1d100=39 惩罚[8]}=89/6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从怀里把收缴的费尔南多的手枪拿了出来, 握在手里, 从一个遮蔽物后面往室内看。

<KP> 你勉强看出这里是一个废弃的商场, 一些陈旧的老式服装架和换装人偶从蒙尘的橱窗后看向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沿着边缘前进, 尽量注意旁边的东西, 不发出声音。

<KP> 这个商场挺大的, 能看到除了服装区还有玩具区、电子城。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购物来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有监控摄像头吗

<KP> 看上去已经损坏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没事了, 我一边往里面走一边注意周围。

<KP> 过惩罚骰侦查或聆听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14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聆听结果:p1={1d100=46 惩罚[5]}=56/60 成功, 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 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你隐约听到有脚步声, 但不确定在哪。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2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那边。”卡尔拽住你的手臂, 指向一个方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看向那个方向。

<KP> 侦查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侦查结果:1d100=45/60 成功, 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 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爱症晚期

<KP> 你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朝着下楼梯的方向移动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缀在她后面，跟着下去。

<KP> 借着微弱的光，能看到那一头黑发。

<KP> 过潜行

<伊普西隆> 由于卡尔，茵茵进行的问询结果:d100=84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潜行结果:1d100=99/60 大失败!死亡乃是现世生命的落果，永恒生命的开端，最终我们都被引领者到达主的身旁，觐见其荣光。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卡尔不小心踩到了什么，发出一声动静。你则更是不小心，在楼梯上踩空了，只见前面的身影回头一看，跑得更快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直接开始追!

<KP> 过敏捷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结果:1d100=11/75 极难成功，愿我们在尘世的路径上得以继续负重，直到步入主的路径上。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3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伊普西隆> 由于卡尔，茵茵进行的问询结果:d100=15

<KP> 她比你们跑的更快，一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将你们紧紧甩在身后。

<KP> 还要追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在跑的时候向她身边鸣枪示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追

<KP> 过手枪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手枪结果:1d100=18/75 困难成功，光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善行，光荣我们在天之父。

<KP> 子弹没有伤害她，只是擦过她身侧后嵌进墙壁。

<KP> 过敏捷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37

<伊普西隆> 由于卡尔，茵茵进行的问询结果:d100=12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结果:1d100=65/75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你们追得离她更近了，但她也已经跑到了地下车库。

<KP> 只要再跑几步，她就会冲到那个法阵附近。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41

<KP> “别过去!”卡尔向她大喊，“你别想害死任何人!”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别逃了，你的父亲已经被警方控制。”我冷静地说，一个猜想形成在我心里，查看周围是否有所谓的祭品。

<KP> (你追的话还可以过敏捷，但困难才能追上)

<KP> 你没看到周围有其他活物。之前画法阵的时候，你和卡尔就已经检查过整个地下室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么我继续追。

<KP> 她只是仇恨地看向你们，从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

<KP> (过敏捷)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结果:1d100=58/75 成功，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什么，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20

爱症晚期

<KP> 你追到了她的身后，而她已经走到法阵中央，一边念诵起那段你见过的咒文，一边拿出什么东西打算吞进口中。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决定冲进法阵，试图把她控制住。

<KP> 过敏捷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敏捷结果:1d100=43/75 成功, 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 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13

<KP> 在你抓住她的时候，她已经把那东西吞了下去，不停地念着咒文。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要卸了她的下颌，阻止她继续念咒。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然后拖出法阵

<KP> 你感觉她的呼吸和心跳快得不正常，唾液从口边流出来；她一边挣扎反抗着，一边还没有停止念诵。

<KP> 斗殴对抗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46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斗殴结果:1d100=71/80 成功, 无论世人所行所做需要做什么, 这一切都归于天国主的荣光下。

<KP> 她没能抵挡住你，被你拖出了法阵，无法继续说话，只能发出不成调的声音。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79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伟大的牺牲，哈？”气笑了，“你要让你的父亲余生都谴责自己是个杀人犯吗？”

<KP> “她不对劲……”卡尔赶到你们身边，眉头紧锁，闻了闻她嘴里的味道，“是氰化物。她需要急救，马上，不然几分钟就会死。”

<KP> 她没法说话，不如说已经喘不上气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会吗？”这可真是知识盲区了，我打电话给亚伦，让他立刻安排急救车。

<KP> “没有药物，只能先洗胃试试。”卡尔摇摇头，“我尽力。”

<伊普西隆> 茵茵的问询结果:d100=86

<KP> （你也可以过急救）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急救结果:1d100=76/30 失败, 天国主的考验仍未结束, 您仍须负重前行。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人工呼吸（草）

<KP> （倒是可以但无效）

<伊普西隆> 由于体质能不能撑到，茵茵进行的问询结果:d100=99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可以燃运急救吗

<KP> 可以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重新骰还是按之前的）

<KP> （自己减一下）

<KP> （你可以孤了看看）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急救结果:1d100=96/30 大失败! 死亡乃是现世生命的落果, 永恒生命的开端, 最终我们都被引领者到达主的身旁, 觐见其荣光。

<KP> （不过孤了再燃要按孤的数减）

<KP> （你的运够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够）

爱症晚期

<KP> （那就没办法了）

<KP> 娜奈尔的身体痉挛着，震颤了一段时间，就瘫软了下来，不再动弹了——不是恢复，而是生机已经全部离去。救护车赶来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KP> （你需要 **sc** 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谢谢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需要吧）

<KP> （自己决定 **sc** 数值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sc 1/1d6**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的 **SanCheck: 13/60** 愿我们行为是为爱主而开始，又以荣主而结束。阿门。

<伊普西隆> **san=60-1=59**

<KP> 这时，你看到丽兹在你们惊险的追逐时发来的消息——她成功地分离了苦痛转移术与请神术。

<KP> 单独施行这个法术不会造成降神，但人祭仍然必不可少。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跪在娜奈尔的身体旁边，停止了思考，大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也什么都看不见。直到手机屏幕亮起来，才迟钝地看过去，然后按了锁屏。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假如不阻止她，是否至少能让她得以实现心愿？但现在思考这些，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KP> 卡尔同样失魂落魄。他看向娜奈尔的尸体，问不知是鬼魂、还是实际上是他疯狂精神的海伦：“……所以你也？”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沉默着站起来，点了根烟，打电话给艾丽西亚。

<KP> “情况如何了？我听说你叫了救护车。”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她死了。”直到说出来的时候，才感觉地下室的空气开始流动，“……抱歉。”

<KP> “啊。你认为是你的错吗？”她的声音平静，听不出来有没有同情。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不是，我只是……”慢慢地往外面走，“只是觉得不应该。”

<KP> “我知道看着别人在面前死去是多痛苦的事。你认为如果再来一次，你会做得更好些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要看 **ypxl**（那种眼神）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不会做虚无缥缈的承诺，因为此时此地它已经发生了。”

<KP> “是啊，我们只能接受现在。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卡尔和娜奈尔的尸体还在这里，如何通知她的父亲就交给你了——不过，可以替我买束花吧。其他的……假如你没什么需要帮忙的话，我就回医院了。”我的命运还在等待着我。

<KP> “好，我会和卡尔商量的。再见。”

<KP> 急救车带走了恍惚的卡尔和娜奈尔的尸体。

<KP> 亚伦被你半夜叫起来，现在还没睡，问你回不回去。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一会儿就回去，对了，什么时候做手术？”

<KP> “时间不变，三天之后。关于这件事……”他深吸口气，“我对不住你。”

<KP> “有个黑客以我的隐私为威胁，让我告诉你手术成功率低到几乎没有……但其实，你有更多活下来的可能。”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A？

<KP> “除了你，还有其他患者……他一定是入侵了医院的数据库，才知道这么多。”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那实际有多少？”

<KP> “25%，抱歉……”

<KP> “你还愿意签手术同意书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知道了，没事，我会回去签的。”

<KP> “我会全力救治你的。”他承诺道。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谢谢。”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放下电话之后，我慢悠悠地走到街头，沿着路灯下的街道散步，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在自动贩售机里买了点酒精饮料，喝完才回到医院。

<KP> 你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晚上，终于在医院的病床上入眠。

<KP> 还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吗？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没了，睡大觉

<KP> 等待手术的几天里，梅来看过你一次。她说费尔南多被捕之后人心惶惶，帮里乱作一团，她在准备跳槽——并且这都怪你。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要不然我把事务所送她算了）

<KP> 卡尔则公事公办得多。他说自己会保护丽兹直到把她的资料安全带回学校，丽兹对此没有意见——她又回到了卡尔办公室的楼下。

<KP> 路易斯偷偷瞒着医生给你带了点违禁品零食进来，然后又很快地溜了出去。

<KP> 艾丽西亚只是托卡尔转告你，娜奈尔的父亲听过消息之后陷入了昏迷，不知是不是长期的。他们在娜奈尔家里发现了不少东西，但逝者已矣，就以自杀结案。

<KP> 不过，她还发了一条有些刻薄的消息：别以为你不阻止她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你用的是猪血。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你说得对）

<KP> （做完想做的之后，ra25吧）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我把喜欢的东西都收拾好，留一两样和遗书放在一起，最后的两天保持清淡但丰富的饮食，还去围观了病友交流会并对抱成一团痛哭流涕这个现象浑身起鸡皮疙瘩，就在医院里安安静静待着了。

<伊普西隆>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的数值结果:1d100=3/25 大成功！即使坎坷难行、荆棘遍地、苦难难当，主都应许要与我们同在。阿门。

<斯图尔特·海尔希·杨> （？）

<KP> 很遗憾，在你做好死的准备后，你活了下来——并将就这么活上很久。

<KP> 在你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你有人送来了花。

<KP> 金黄的向日葵带着一张没有署名的贺卡，上面写着——To save lives。

[ED: *Vivi la vida* \(生命万岁\)](#)